# 公羊義疏

公羊義疏二十五

句容陳立卓人著

莊二十八年盡三十年

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甲寅齊人伐衞衞人及齊人戰衞人敗績

伐不日此何以日注據鄭人伐衞不日疏包氏愼言云經三月有甲寅月之朔日○注據鄭至不日○見隱二年冬舊疏云按彼文雖至之在十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之下不蒙其日月故得據至之日也注用兵之道當先至竟侵責之不服乃伐之今日至侵以今日伐之故日以起其暴也疏通義云釋甲寅爲戰日也必舉伐于日下戰上者明師至之日卽戰也○注用兵至暴也○上十年注云將兵至竟以過侵責之服則引兵而去用意尚疏又云侵責之不服推兵入竟伐擊之益深用意稍精密是淺侵不戰不言伐此郲乃更深伐今一至卽伐故舉日以起其暴

其言伐何至之日也注至日便伐男暴故舉伐疏上十年傳云戰不言伐爲舉重也此明暴故戰伐並舉

春秋伐者爲客注伐人者爲客讀伐長言之齊人語也疏舊疏云謂伐人者必理直而兵彊故引聲唱伐長言之喻其無畏矣○注伐人至語也○錢氏大昕養新錄云長言若今讀平聲短言若今讀入聲廣韻平聲不收伐字蓋古音失傳多矣通義云長言者若今去聲短言者若今入聲矣周官音義劉昌宗讀伐爲扶廢反是伐人之伐古皆去聲詩曰韋顧既伐昆吾夏桀短言之與桀爲韻六韜曰日中必彗執斧必伐長言之與彗爲韻高誘注呂氏春秋慎行篇閱讀近鴻緩氣言之彼亦謂鴻去聲也氣緩則言長段氏玉裁說文注云拔今人讀房越切此短言也劉昌宗周禮大司馬大行人輸人皆房廢切此長言也劉係北音周顏沈約韻書皆用南音去入多彊爲分別而不合於古矣陳氏壽祺左海文集云公羊注所謂長言短言內言外言及高誘注淮南緩氣言急氣言籠口言閉口言急舌言作江淮間人言劉熙釋名以舌腹言以舌頭言橫口合脣言踧口開脣言此自漢儒音切之學有所師承非由肊造後世四聲五音九弄反紐之法即源於此盧氏文弨鍾山札記云長言之短言之蓋同一字而讀法有異高注國策呂氏春秋淮南子諸書有急氣緩氣籠口閉口之異讀劉熙釋名於天有

以舌腹言有以舌頭言者於風有以橫口合脣言者有以踧口開脣攝氣言之者各方不同漢書王子侯表襄嚵侯建晉灼曰音內言嚵說又號節侯起灼亦云內言鶪內言亦是讀法明人刻監本疑內言是詩巧言遂改說字爲巧以附會之毛本作嚵說蕭郎書之讒說也齊人語公羊子齊人就其俗音有長短別之也者伐者爲主〔注〕見伐者爲主讀伐短言之齊人語也〔疏〕舊疏云謂被伐主必理曲而寡援恐得罪於鄰國故促聲短言之恰其恐懼也故使衞主之也〔注〕戰序上言及者爲主〔疏〕此舉長言伐者爲客短言伐者爲主道春秋通例春秋戰不言伐但舉載執序上則首兵者可知此衞序上言及故知使衞主之也繫露竹林云會同之事大者主小戰伐之事後者主先苟不惡何爲使起之者居下是其惡戰伐之辭已然則春秋惡齊所以使衞爲主而以齊居下也曷爲使衞主之〔注〕据宋襄公伐齊宋主齊〔疏〕注据宋至主齊○僖十八年宋公會曹伯衞人邾婁人伐齊下云宋師及齊師戰于甗齊師敗績傳戰不言伐此其言伐何宋公與伐而不與戰故言伐春秋伐者爲客見伐者爲主曷爲不使齊主之與襄公之征齊也曷爲與襄公之征齊桓公死豎刁易牙爭權不葬爲是襄公征之是也衞未有罪爾〔注〕蓋爲幽之會服父喪

未終而不至故〔疏〕注蓋爲至至故○上二十七年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于幽是衛未與會也齊桓之會兩鄄兩幽唯此幽會不至故知爲父喪未除也計衛侯朔之卒于二十五年夏五月幽會在二十七年六月始二十六月尚在禫服以內故傳以爲衛未有罪也史記衛世家云惠公朔卒子懿公赤立蓋懿公也

敗者稱師

衛何以不稱師〔注〕據桓十三年己巳燕人戰敗績稱師也〔疏〕注據桓至師也○即彼經云公會紀侯鄭伯己巳及齊侯宋公燕人戰齊師宋師燕師敗績之文也是戰稱人敗稱師也

未得乎師也〔注〕未得成列爲師也詐戰不言戰言戰者衛未有罪方欲使衛主齊見直文也不地者因都主國也〔疏〕注未得至師也○齊人至日便伐衛倉卒禦敵故知未得成列爲師通義云方至遠戰則尚未深造衛地蓋邊鄙之人來而拒敵非周起軍衆故不得成列爲師按若係偏之邊鄙何爲不地孔說非○注詐戰不言戰○舊疏云通例如此繁露竹林云春秋之書戰伐也惡詐擊而善偏戰又云春秋愛人而戰者殺人君子奚說善殺其所愛哉故春秋之於偏戰也比之詐戰則謂之義比之不戰則謂之不義不義之中有義義之中有不義詐偏戰者結日偏戰是不加暴之義詐擊則出其不意

傷書多故不言戰以惡之此衛未成列故爲詐戰○注言戰至文也○繁露滅國下云魯莊公二十七年齊桓爲幽之會衛人不來其明年桓公怒而大敗之是衛未有罪也使衛主齊見直故以戰書穀梁傳戰則是師也其曰人何也微之也何爲微之也令授之諸侯而後有侵伐之事故微之也其人衛何也以其人齊不可不人衛也衛人亦貶齊首微之義也○注不地至圍也○穀梁傳於伐與戰安戰也戰衛衛亦謂在衛都也通義云不地者至日便戰與結日地則者異是以不與偏微常辭孔不以不地爲國都也杜云不地者史失之沈氏欽辭駁之云不地者齊暫罪致討已薄其國都城門之外郎爲戰場可不言地非史失之是也

夏四月丁未邾婁子瑣卒注日者附從霸者朝天子行進疏包氏愼言云夏四月有丁未月之二十四日通義云春秋首褒邾婁故遂得常卒於所傳聞之世示與滕薛尤加異焉克猶未日至此乃日者錄之以漸○注日者至行進○舊疏云欲決上十六年冬十有二月邾婁子克卒不書日故也正以行進而書日故知附從霸者朝天子賢於會霸者北杏而已但外相如例所不書故無其文何氏以理知之按何氏或別有所見

秋荆伐鄭公會齊人宋人邾婁人救鄭（注）書者善中國能相救

（疏）穀梁傳荆者楚也其曰荆州舉之也此與上十年書荆敗蔡十六年書荆入鄭同上二十三年來聘已進稱人今伐中國故州舉以惡之左氏穀梁無邾婁人此傳唐石經諸本同按邾婁子瑣始卒于四月其嗣子背殯用兵三傳不宜無說疑此傳涉上邾婁而衍也差繆略云左氏穀梁無公字與今本異○注書者至相救○穀梁傳曰善救鄭也此注善中國能相救所本

冬築微（疏）左氏作郿杜云郿魯下邑按公穀釋文皆云左氏作麋則陸所見杜本作麋也水經注濟水篇濟水又北逕微鄉東春秋莊二十八年冬築郿京相璠曰公羊傳謂之微東平壽張縣西北三十里有故微鄉魯邑也杜預曰有微子家按釋例土地名小國地僖六年微東平壽張縣西北有微鄉微子家則杜以郿微爲二地一統志壽張故城在今兗州府壽張縣東南五十里微鄉今在縣南大事表云在今兗州府壽張縣東南按古微眉麋俱通禮士冠禮眉壽萬年注古文眉爲微詩小雅巧言居河之麋釋文麋本又作湄音眉左傳僖二十八年傳余賜女孟諸之麋正義引釋水云水草交爲湄是古字皆得通川也錢新錄云古音微如眉少牢禮眉壽萬年注古文眉爲

微春秋莊二十八年築郿公羊作微詩多士行校傳校微也

大無麥禾【疏】漢書食貨志云董仲舒曰春秋他穀不書至於麥禾不成則書之以此見聖人之於五穀最重麥禾也左疏引服虔云陰陽不和土氣不養故禾麥不成漢書五行志嚴公二十八年冬大水無麥禾王氏念孫讀書雜志云景祐本無水字是也後人以下文云董仲舒以爲夫人哀姜淫亂逆陰氣故大水也行有水字不知三家經文皆無水字且下文云不書水旱而曰大亡麥禾則大下本無水字明矣董仲舒獨言大水者其意以爲無麥禾由於大水由於夫人之淫亂此是揣度之辭非經文實有水字也何注公羊傳云此蓋秋水所傷夫人淫泆之所致即是仲舒之說也

冬既見無麥禾矣曷爲先言築微而後言無麥禾諱以凶年造邑也【注】諱使若造邑而後無麥禾者惡愈也此蓋秋水所傷就築微下俱舉水則嫌冬水推秋無麥禾使若冬水所傷者但言無麥禾則嫌秋自不成不能起秋水因災莊公行類同故加大明有秋水也此夫人淫泆之所致【疏】校勘記云唐石經鄂本宋

本閩本同監毛本後言作役書誤按桓二年引此傳正作言
周禮大司徒職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四日弛力先鄭云弛
力息繇役也又均人職凡均力政以歲上下豐年則公旬用
三日焉中年則公旬用二日焉無年則公旬用一日焉凶札
則無力征經義述聞云旬當如字讀經云以歲上下則在農
功既畢之後可知以豐年計之一月用九日三冬亦直二十
七日耳而歲不皆豐亦不皆凶則中年一月用六日三冬其
十入日者其常也王制雖云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然治城
郭宮室道渠亦有非三日所能成事者然則無年之歲亦有
必不得已而用民力者故周官定旬用一日之制限其城邑大
役則止也玉藻云年不順成則土功不興逸周書糴匡篇成
年年穀足賓祭以盛餘子務藝宮室城郭修廩備年儉穀不足
賓祭以中盛樂唯鍾鼓不服美三牧五庫補攝餘子務穡年
饑則勤而不賓舉祭以薦樂無鍾鼓車不雕攻以救窮之匡
困殺無大荒有禱而無祭君親巡方卿參告糴餘子倅運民
不藏糧此大無麥禾大荒也年之上下豐年爲成次爲儉次
爲饑至大荒極凶突梁邑乃成年之事而行之於大荒故春
秋諱之也○注諱使全愈也○下二十九年云凶年不修修
舊且不可況造邑乎故退無麥禾在築微下若造邑在先無
麥禾在後疑少輕也○注此蓋至水也○校勘記云監毛本
推誤惟舊疏云既言無麥是建未之前事故知秋水所傳若
經云冬築微大水無麥禾大水在冬下嫌是冬水嫌推尋此

秋無麥禾之事若使冬水傷殺之者矣若不言大而但言無麥禾則嫌此秋但地氣不養而麥禾不成不能起見此秋實無有水矣因欲疾莊公之行不制夫人令其陰盛類同於水故加大以見之按穀梁傳大者有顧之辭也於無禾及無麥也春秋一災不書故至無禾並書無麥楊疏云莊七年麥苗同時爲水而死故繫大水言之此至冬始書大無麥禾則禾之死未必繫大水故不繫之是也○注此夫至所致○漢書五行志嚴公二十八年冬大水無麥禾董仲舒以爲夫人哀姜淫亂逆陰氣故大水也劉向以爲水旱當書不書水旱而曰大亡麥禾者土氣不養稼穡不成者也是時夫人淫於二叔內外無別又因凶飢一年而三築臺故應是而稼穡不成飾臺榭內淫亂之罰云遂不改寤四年而死旤流二世奢淫之罰也通義云大無麥禾淫亂之罰也

臧孫辰告糴于齊疏差繆略云辰穀梁作臣辰臣同部按今本及石經穀梁作辰

告糴者何請糴也注買穀曰糴疏穀梁傳曰告請也糴糴也爾雅釋詁云告請也故告糴爲請糴也○注買穀曰糴○國語魯語云君盍以名器請糴于齊注市穀曰糴說文入部糴市穀也从入从糴

何以不稱使注據上大無麥禾知以國事行當言如也疏注當言如

也○舊疏云正以如者內稱使文故也左疏引服虔云不言如宜設急辭以其情急於糴故不言如齊告糴乞師則情緩于穀故云如楚乞師非公羊義通義云據內稱使文當云臧孫辰如齊告糴按禮記曲禮云凡爲君使者已受命君言不宿於家注言謂有故所問也聘禮曰若有言則以束帛如享禮疏引鄭彼注云有言謂有所告請若有所問也記曰有故則束帛加書以將命春秋臧孫辰告糴于齊公子遂如楚乞師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是其類也以爲臧孫辰之私行也疏穀梁傳曰不正故舉臧孫辰以爲私行也又曰不言如爲內諱也通義云實爲國使春秋以其私行之辭言之按繁露玉英云故告糴于齊者實莊公爲之而春秋詭其辭以予臧孫辰以鄰入于齊者實紀侯爲之而春秋詭其辭以予紀季所以詭之不同其實一也俞氏樾云爲衍文以臧孫辰之私行者言以私事行不以國事行也今衍爲字失其義矣下文曰曷爲以臧孫辰之私行可證此文爲字之衍曷爲以臧孫辰之私行注据國事也君子之爲國也必有三年之委一年不熟告糴譏也注古者三年耕必餘一年之儲九年耕必有三年之積雖遇凶災民不饑乏莊公享國二十八年而無一年之

畜危亡切近故諱使若國家不置大夫自私行糴也

疏穀梁傳曰諸侯無粟諸侯相歸粟正也臧孫辰告糴于齊告然後與之言內之無外交也古者稅什一豐年補敗不外求而上下皆足也雖累凶年民弗病也一年不艾而百姓饑君子非之委者周禮遺人職掌邦之委積注少曰委多曰積對文異散則通漢少府有屬官邵道轉輸開委府於京師以籠貨物是也○注古者至饑乏○校勘記云鄂本饑作飢禮記王制云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新書憂民云王者之法國無九年之蓄謂之不足無六年之蓄謂之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穀梁傳曰國無九年之畜曰不足無六年之畜曰急無三年之畜曰國非其國也漢書食貨志云民三年耕則餘一年之畜衣食足而知榮辱廉讓生而爭訟息故三載考績孔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成此功也三考黜陟餘三年食進業曰登再登曰平餘六年食三登曰泰平二十七歲餘九年食然後以德流洽禮樂成故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繇此道也又魏相傳臣謹按王法必本於農而務積聚量入制用以備凶災無六年之畜尙謂之急墨子引周書曰國無三年之食者國非其國也家無三年之食者子非其子也周書文傳解夏箴曰小人無兼年之食

遇天饑妻子非其有也大夫無兼年之食遇天饑臣妾與馬非其有也○注莊公至糴也○繁露玉英云故臧孫辰請糴于齊孔子曰君子為國必有三年之積一年不熟乃請糴失君之職也穀梁傳曰國無三年之畜曰國非其國也一年不升告糴諸侯皆譏莊公宮國之久無一年之畜也故深為諱若大夫之自為私行告糴也通義云蓋以為春秋之文非徒見刺譏而已將使後之王者觀於告糴之淺知水荒而備之有道觀於築微之譏知飢荒而救之有政觀於大無麥不應之記災又思所以飭己勤民內無色荒外卑宮室崇儉節儉應昇而水旱不使天道若於上農時不違人事盡於下豈有饑饉薦臻之患矣沈氏彤左傳小疏云周禮大司徒勝大荒大札則令邦國移民通財小行人職若國凶荒則令賙委之不聞有告糴之禮外傳稱為古制其始於西周之衰乎逸周書糴匡篇云大荒卿參告糴亦記衰周之制

二十有九年春新延廄（疏）校勘記云釋文唐石經廄作廐

新延廄者何修舊也（注）舊故也繕故曰新有所增益曰作始造曰築（疏）注舊故也○詩大雅抑云告爾舊止箋云舊故也荀子王制云械用則凡非舊器者舉毀注舊謂三代故事○注繕故曰新○此是也穀梁傳其言新有故也又定二年傳言新有舊也又僖二十年傳言新有故也詩鄭風

新蘩序引釋文引馬注云修舊曰新又魯頌閟宮箋云修舊曰新左傳杜注云言新者皆舊物不可用更造之辭彼以傳文有作字故如此所○注有所至曰作○僖二十年新作南門定二年新作雉門及兩觀是也穀梁兩傳並云作爲也有加其度也非作也范注更加使大責其改舊制也左傳此年亦有作字彼疏引劉賈注云言新有故木言作有新木延廄不書作所用之木非公命也彼左氏有作字或後人因僖二十年定二年而增五行志亦無作字○注始造曰築○上築微之廄是也釋名釋言語云築堅實也稱也是也

修舊不書此何以書（注）據新宮災後修不書（疏）注據新至不書○成二年新宮災三日哭此後不見修文也

譏何譏爾凶年不修（注）不諱者緣故功費差輕於造邑延廄馬廄也（疏）繁露王道云新延廄譏驕溢不恤下也穀梁傳云有故則何為書也古之君人者必時視民之所勤民勤於力則功築罕民勤於財則貢賦少民勤於食則百事廢矣冬築微春新延廄以其用民力為已悉矣注凶荒殺禮悉盡皆貴凶年不宜修也左傳僅譏不時非○注不諱至造邑○上二十八年冬築微大無麥禾傳曷為先言築微而後言無麥禾諱以凶年造邑也此新延廄在大無麥禾後書故知不諱也繁露玉英云春秋之法凶年不修舊意在無苦民爾苦民尚惡之況傷民乎傷民尚痛

之況殺民乎故日凶年修舊則譏造邑則諱是害民之小者
惡之小也害民之大者惡之大也功費差輕之義也○注延
廄馬廄也○穀梁傳延廄者法廄也注周禮天子十二閑馬
六種邦國六閑馬四種每廄一閑言法廄者六閑之舊制也
左傳云凡馬日中而出日中而入
是爲馬廄惟彼以書不時爲異耳

夏鄭人侵許

秋有蜚

何以書記異也〔注〕蜚者臭惡之蟲也象夫人有臭惡之行言
有者南越盛暑所生非中國之所有〔疏〕注蜚者至蟲也○毛
本蟲作虫非穀梁注
引穀梁說曰蜚者南方臭惡之氣所生也象君臣淫泆有臭
惡之行蓋穀梁家師說說文蟲部蠹臭蟲負蠜也段注云臭
蟲下有奪字當云臭蟲也一曰負蠜也畫然二說如虫部蝝
下之下並載三說春秋秋有蜚左氏傳曰爲災公羊傳曰紀異
穀梁傳曰一有一無曰有五行志所載劉歆說蓋演左氏說
也劉向說蓋演穀梁說也而何休范甯皆從之也許列臭蟲
於前而負蠜次之許意子政說長也負蠜與蠜畫然二物釋
蟲曰阜螽蠜也毛傳同許同此一物也釋蟲又曰草螽負蠜

也毛傳則云草蟲常羊也常羊即負蠜鄭箋云草蟲鳴則阜螽躍而從之是以謂之負蠜也劉子駿及許之負蠜即草蟲也即常羊也左氏之所以釋蜚也至於臭蟲生有越而有於中國子政之說則然亦如有蜮有鸜鵒來巢皆本非所有公穀之所以釋蜚也釋蟲云蜚蠦蜚郭云臭蟲負盤也攻本草經蜚蠊注家云辛辣而臭漢中人食之一名盧蜚一名負盤郭注亦謂此而許虫部蜚下但言盧蜚不言虫也似許不以盧蜰與臭蟲爲一物本草之蜚蠊非必淫氣所生劉向所以說經者又未必蜚蠊也按廣雅釋虫云蜚蠊蛸蜚也又飛蠊飛蠊也即本草之蜚蠊別錄云形似蠶蛾腹下赤陶注又形亦似蟅蟲而輕小能飛本在草中八月九月知寒多入人家屋裏逃爾有兩三種以作廉薑氣爲真南人亦啖之唐本注云此蟲味辛辣而臭漢中人食之言下氣名曰石薑一名盧蜚一名負盤則以蠊蜚之蜚爲春秋之蜚矣郝氏懿行爾雅義疏云此蟲氣如廉薑故名飛廉閩蔣如盤故名負盤今俗人呼之臭般蟲其大如錢輕蔣如葉黃色解飛其氣臭惡蓋即此與○注象夫至之行○漢書五行志嚴公二十九年有蜚劉歆以爲負蠜也性不食穀食穀爲災介蟲之孽劉向以爲是時嚴公取齊淫女爲夫人既入淫於兩叔故蜚至天戒若曰今誅絕之尙及不將生臭惡聞於四方嚴不寤其後夫人與兩叔作亂二嗣以殺卒皆被辜董仲舒指略同穀梁注所引穀梁說亦同○注言有至所有○五行志又云劉向以爲蜚

色青近青眚也非中國所有南越盛暑男女同川澤淫風所
生爲蟲臭惡惠氏士奇春秋說云蜚潛于水麋處于澤蜚生
於盛暑後世多有之局爲亦書於策周禮與春秋皆經世大
典先王盡人性以盡物性苟一官之未備必一物之爲災故
契爲司徒所以盡人性益爲朕虞所以盡物性人物之性有
未成故又爲一一設官以成之周公作六典孔子修春秋皆
所以盡人物之性撥亂世而反諸正者也君子議春秋見書
多麋則知周禮獸人之官廢矣見書秋螟冬蝝八月螽則知
周禮庶氏翦氏之官廢矣見書有蜚有蜮則知周禮蟈氏壺
涿氏之官廢矣見書鸜鵒來巢則知周禮硩蔟氏庭氏之官
廢矣見書獲麟則知周禮山虞澤虞迹人之官廢矣官
失於朝故變生於野其官載於周禮其變著于春秋

冬十有二月紀叔姬卒〔注〕國滅卒者從夫人行待之以初也〔疏〕

杜范並云紀國雖滅叔姬執節守義故繫之紀賢而錄之是
也○注國滅至加初○內女嫁于大夫不書卒爲媵亦不書
今從夫人行故也桓七年夏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傳
日昔何以名失地之君也其稱侯朝何貴者無後待之以初
也此叔姬其國已滅而書卒正以本爲夫人今難國滅猶以
夫人禮恩錄之故云待之以初也隱七年注云叔姬者伯姬之
之媵也此從夫人行者蓋上四年伯姬卒後紀尚未滅立叔
姬爲夫人國滅後歸魯至十二年歸于酅也惠氏士奇春秋

說云紀伯姬紀叔姬一嫡一媵同嫁之紀嫡貴而娣賤若是
斑乎白虎通曰伯姬卒伯姬之娣叔姬升為嫡一說嫡死不
更立嫡防篡奪也祭宗廟攝而已且媵不聘不聘為妾明不
升兩說並通後說為允禮有攝女君伯姬死叔姬攝女君之
事故曰攝女君謂之貴妾禮同於嫡除妾歿敢並焉娣不稱
歸又焉能書卒葬叔姬守節而賢故與伯姬同書卒葬紀侯
去國貴寢存亡伯叔二姬獨詳于冊春秋所以皆譏婦人之節
也按白虎通族娶云伯姬卒叔姬升于嫡經不譏也是存秋
家以嫡死可以更立嫡故白虎通又云嫡夫人死更立嫡夫
人者不敢以卑賤承宗廟也其不更立嫡者禮家說白虎通
所載或曰嫡死不復更立明嫡無二防篡殺者是也適與引
鄭駁異義曰云女君卒貴妾攝其事耳不得復立為夫人會信
得立妾母為夫人者乃緣莊公哀姜有殺子般閔公之罪應
取故也又云稱麻尊庶子為後為其母此義自天子下至大
夫士同不得三年魯宜所以得尊其母敬嬴為夫人者以夫
人姜氏大歸齊不返故也皆禮家說左氏隱元年繼室以聲
子杜注諸侯始娶則同姓之國以姪娣媵元妃死則次妃攝
治其事猶不得繼夫人故謂之繼室杜氏說經譏無家法然
必劉賈鄭服相傳之精意則嫡死不更立嫡或古文春秋家
說與禮說同與公羊以春秋改周文從殷質或與禮經不同
故宣十六年郯伯姬來歸莊媵不書者為媵也來歸
書者後為嫡也亦不以升嫡為譏蓋今文說如此也

城諸及防〔注〕諸君邑防臣邑言及別君臣之義君臣之義正則天下定矣〔疏〕杜云諸防皆魯邑諸今城陽縣大事表云在今青州府諸城縣治西南三十里齊氏召南考證云諸縣漢屬琅邪晉屬城陽陸氏攡通四書釋故魯有二防一是隱九年公會齊侯于防杜云防地在琅邪華縣東南今山東費縣東北有華城故華縣也一是隱十年取防杜云高平昌邑縣西南有西防城今西防城在山東金鄉縣西臧孫紇奔邾由邾如防致防而奔齊防當是琅邪之防乃邾魯之北齊之南按何氏以防爲原邑則此防或已爲臧氏采邑與○注言及至定矣○舊疏云知如此者正以昭五年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傳云其言及防茲來奔何不以私邑累公邑也彼注云公邑君邑也私邑臣邑也累次也義不可使臣邑與君義相次序故言及以絕之然則都邑言及別公私故知此言及是君臣邑故也按穀梁傳曰以大及小也左疏引賈逵云言及先後之辭皆非春秋垂義之義通義云此排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傳言之彼特爲以邑奔者或據其私邑或重竊公邑故漆閭丘不言及防茲乃言及別見罪輕重耳不可通之於城凡城兩邑悉有及文皆必一君邑一臣邑乎取賈逵之說按此城二邑外文十二年城諸及鄆定十四年城莒父及霄皆言及固不必皆有君邑臣邑之別或此二邑新城適有君臣之別故春秋假以示君臣之義所

謂因事見義不必道之於彼也舊疏云所以君臣之義正則天下定可以爲王者之法矣易雜卦傳云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是也

三十年春王正月

夏師次于成疏左氏無師字杜云將卑師少故直言次趙氏坦異文箋云謹案左氏莊三年傳凡師一宿爲舍再宿爲信過信爲次則次爲師再宿以後之辭此年經左氏無師字或脫字羨耳略云次于成公羊穀梁作師次于成與唐石經異按今公羊亦作成

秋七月齊人降鄣

鄣者何紀之遺邑也疏穀梁傳同杜云鄣紀附庸國東平無鹽縣東北有鄣城疏引劉賈依二傳以爲鄣紀之遺邑釋例曰計紀侯去國至此二十七年紀侯猶不堪齊而去則邑不得獨存此蓋附庸小國若邿鄟是也知不然者齊襄雖彊猶能禮葬伯姬紀國已滅僅餘一鄣爲之附庸何必不爲齊襄所容八年而後桓公方事招懷何不得獨存之有通義云紀之亡二十餘年矣而鄣猶孤存蓋其守邑大夫抗節不降若安陵不入于秦莒即墨不下于燕者

也大事表云今東平州六十里有郭城集一統志章縣故城在東平州東六十里今爲郭城集差謬略云郭左氏作郭按注疏本及唐石經左氏亦作郭說文邑部郭紀遺邑也段注云公穀皆曰紀之遺邑賈服從之許說同杜云紀附庸國東平無鹽縣東北有郭城距紀太遠非許意也古紀國在今山東青州府壽光縣西南三十里紀城郭邑當附近即昭十九年左傳之紀郭也紀郭者本紀國之郭邑猶齊高紀郭謂本紀國之郭邑也公穀云紀之遺邑與左傳云紀郭合杜云紀郭在東海贛榆是也莊三十年之郭即此杜分爲兩地非今海州贛榆縣之北七十五里有故紀郭城亦曰紀城按許氏多用左氏說必鄭賈舊義也

降之者何取之也取之則曷爲不言取之爲桓公諱也（注）時霸功足以除惡故爲諱言降者能以德見歸自來服者可也（疏）注時霸至爲諱○上十三年齊人滅遂注云不諱者桓公行霸不任文德而有武功文功未足除惡則此注云者決上十年十三年書滅譚滅遂故也○注言降至可也○此解降取言降之意也論語季氏篇故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是也穀梁傳曰降猶下也上三年左傳紀侯不能下齊以亦謂不能降齊也此年杜注云小國孤危不能自固蓋齊遂以兵威脅使降附彼以爲附庸國故也

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盡

也注襄公服紀以過而復盡取其邑惡其不仁之甚也月者重於取邑疏隱六年宋人取長葛傳云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久也又四年莒人伐杞取牟婁傳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疾始取邑也內取邑書外取邑不書取邑小惡故凡書者皆有爲辭○注襄公至甚也○近義云紀亡二十餘年郭城獨存桓公必將之以威屈其志而窮其力以取其土地故不曰郭降于齊而曰齊人降郭閔郭而甚桓見乎辭取矣是皆所謂諱其文不沒其實者也齊稱人者服也雖不言取而斥齊人是時未有存亾繼絕之功與之人者故諱不若滅項之深也深得經義○注月者重於取邑之○未決隱六年冬宋人取長葛不書月也此書月者謂其不書故重於他取邑也隱四年莒人伐杞取牟婁雖在二月下不蒙上月彼月白爲下戊申衞州吁弒其君完發有日月不得不蒙繫之月也

八月癸亥葬紀叔姬

外夫人不書葬此何以書隱之也何隱爾其國亡矣徒葬乎叔爾疏包氏慎言云經書八月癸亥葬紀叔姬閏月之二十四日閏分八月止二百十二數在得半以上故可置閏下有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知時閏八月也劉歆以爲八月朔推厤是年宜閏十一月癸亥爲九月之廿四日庚午爲

十月朔非八月也穀梁傳曰不日卒而日葬閔紀之亡也舊疏云謂不得與夫合葬故言徒徒者空也上四年書齊侯葬紀伯姬傳云外夫人不葬此何以書隱之也何隱爾徒葬于齊爾而此重發之者正以彼則于齊此則于叔故重言之按內女嫁為外夫人書葬此及紀伯姬襄三十年宋共姬傳皆為隱辭紀伯姬紀叔姬閔其國之亡宋共姬閔其歿於災愍禮宜皆有加焉故重錄之舊疏謂不得與夫合葬故言徒徒者空也俞云四年傳曰徒葬於齊爾解詁曰徒者無臣子辭也國滅無臣于徒為齊侯所葬然則此云徒葬乎叔爾亦是無臣子之辭非謂不得與夫合葬也十二年傳曰徒歸於叔爾也豈謂不得與夫同

歸乎可知疏義之謬

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注〕是後魯比弒二君狄滅邢衛〔疏〕唐志大衍合朔議曰莊公三十年九月庚午朔襄公二十一年九月庚戌朔定公五年三月辛亥朔當以盈縮遲速為定朔殷厤雖合適然耳非正也〇注是後至邢衛〇釋文作比殺申志反魯弒二君下三十二年子般卒閔公二年公薨是也狄滅邢衛僖元年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閔二年狄入衛是也漢書五行志云嚴公三十年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董仲舒劉向以為後魯二君弒夫人誅兩弟死狄滅邢徐取舒晉殺世子楚滅弦劉歆以八月秦周

分

冬公及齊侯遇于魯濟（疏）毛本脫濟字杜云濟水歷齊魯界在齊界爲齊濟在魯界爲魯濟蓋魯地釋例濟水自滎陽卷縣東經陳留至濟陰北經高平東平至濟北東北經濟南至樂安博昌縣入海正義云高平東平魯西界也濟南樂安齊竟內也大事表云水經注濟水過定陶南東流濟陰乘氏縣西分爲二瀆其南瀆爲荷水東南流至山陽湖陸縣與泗水合而入淮其東北流入鉅野澤又東北過東郡壽良縣西界北經須昌穀城又東北經盧縣華不注山臺縣菅縣梁鄒臨濟樂安而入于海杜氏所謂歷齊魯界者即東北分流一支其在鉅野壽良須昌則穿曹魯之境謂之魯濟其在穀城以下則穿齊魯衞之境所謂齊濟也鉅野今亦爲縣屬曹州府壽良即今兗州之壽張縣須昌在今東平州穀城在今東阿縣俱屬泰安府此齊魯分界也馬氏宗連左傳補注云按水經濟水注濟水又北逕微鄉東又北逕清亭東又北過穀城縣西又北逕周首亭西魯濟蓋在微鄉清亭之間微鄉即莊二十八年所築郿公羊作微清亭即公及宋公遇于清是也此皆魯地濟水所經故謂之魯濟若過穀城則謂之齊濟穀即小穀與周首亭王子成父敗榮如處皆齊濟所經又案郡國志濟北國齊地爲多是魯齊又在齊水以南近義云斥言魯者名山大澤天子不以封故謂之魯

齊則可謂之我齊則不可

齊人伐山戎疏杜云山戎卽北戎正義曰土地名以北戎山戎無終三名爲一北平有無終縣大事表云今直隸永平府玉田縣治有古無終城史記注引服虔云山戎北狄名今鮮卑也漢書匈奴傳山戎越燕伐齊齊釐公與戰于齊郊後四十四年而山戎伐燕燕告急齊齊桓公北伐山戎齊世家北伐山戎離支孤竹管子小問篇桓公北伐孤竹未至卑耳之谿十里韓非說林管仲隰朋從乎桓公而伐孤竹盡皆此年之役也方輿紀要永平府春秋爲山戎肥子二國地會支城在府東北離支卽會支之譌也孤竹在府南十五里

此齊侯也其稱人何注據下言齊侯來獻戎捷疏注據下至戎捷〇下三十一年齊侯來獻戎捷是也貶疏後漢書西羌傳云昔桓公伐戎而無仁惡故春秋貶曰齊人用公羊義曷爲貶注據齊侯伐北戎不貶疏注據齊至不貶〇僖十年齊侯許男伐北戎是也舊疏云不道許男者以解齊人伐山戎之故省文子司馬子曰蓋以操之爲已蹙矣注操迫也已甚也蹙痛也迫殺之甚痛疏隱十一年傳子沈子曰注云沈氏稱子冠氏上

者著其爲師也此稱子司馬子宜同操蹙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武億云操古本作躁詩江漢王襄引此注躁迫也按蹙當本作戚何訓爲痛也是傷戚之意考工記不微至無以爲戚速也注引春秋傳曰蓋以操之爲已戚也可證鄭本作戚又按說文有戚無蹙公羊古義云攷工記云凡察車之道不微至無以爲戚速也康成云齊人有名疾爲戚者春秋傳曰蓋以操之爲已蹙矣疏云鄭氏以蹙爲疾與何别非也古戚蹙同音詩小明云曷云其歸政事愈蹙歲聿云莫采蕭獲菽心之憂矣自貽伊戚是戚讀爲蹙公羊作蹙故訓爲痛戚有蹙音故訓爲疾公羊問答云詩江漢箋云非可以兵病害之也非可以兵急躁切之也孔沖遠引公羊傳何注云躁迫也已甚也蹙痛也蓋戰迫之而甚痛其意言齊侯殺傷過多甚可痛蹙是齊桓之兵急躁之也鄭言急躁意亦出於彼又兇爰爰急者有所躁蹙也按操與躁通鄭作躁切漢書貢禹傳勇猛能操切百姓者可證但孔氏所見公羊本作躁字讀書叢錄云詩江漢正義引公羊作書以躁之爲已蹙矣何注躁迫也兇爰鄭注有所躁蹙也義亦本於公羊正義躁定本作操是後人所改按詩江漢云匪疚匪棘箋云棘急也王於江漢之水上命召公使以王法征伐開辟四方治我疆界於天下非可以兵病害之也非可以兵急躁切之也齊桓公經陳鄭之閒及伐北戎則違此言者彼言經陳鄭之閒用僖四年左傳義言伐北戎則用此爲誡也彼疏引此傳操作躁江

漢箋之躁切即王風箋之躁蹙皆本此之操蹙也○注操迫
也○說文手部操把持也貢禹傳注操持也持之急則有遒
迫之義廣韻迫急也詩江漢釋文所載箋文作操音七刀反
彼正義引本或作慘者誤也兔爰釋文云本亦作懆沈七感反
反蓋沈重作慘也躁說文作趮疾也義亦近○注已甚也○
禮記檀弓云毋乃已疏乎注已猶甚也又禮器不然則已慼
注已猶甚也○注蹙痛至甚痛○蹙當依武億說作戚脊文
正作戚也論語八佾篇喪與其易也甯戚禮記檀弓慍斯戚
皆痛傷之義迫殺之甚故痛傷也詩兔爰釋文云蹙子六反
本亦作戚七歷反江漢箋非可以兵急躁切之也疑正義本
無切字故申之云是齊桓之兵急躁之也可證定本亦同蓋
操戚者正字也作蹙作蹙者別體也作切者同聲借字貢禹
傳注切刻也是也與戚痛微殊義皆相因俞云詩江漢篇正
義引此文作蓋以躁之為已蹙矣操與躁並段字其正字當
作剿說文刀部剿絕也周書曰天用剿絕其命然則剿之為
已蹙者言齊桓之伐山戎剿絕之太痛也故何所為迫殺之
若操為操持躁為躁疾並非其義

此蓋戰也何以不言戰〔注〕據得捷也〔疏〕据注得捷也○下三十一年來獻捷故知也

春秋敵者言戰桓公之與戎狄驅之爾〔注〕時桓公力但可驅逐之而已戎亦天地之所生而乃迫殺

之甚病故去戰貶見其事惡不仁也山戎者戎中之別名行進故錄之

疏舊疏云謂軍人衆寡相敵者不謂將之尊卑等是以僖二十八年晉侯以下及楚人戰于城濮宣十二年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之屬雖君與大夫亦言戰矣此山戎力不等敵桓公可邲之附故不言戰○甘時恒至而已○詩小雅六月云薄伐玁狁至于大原傳言遂出之而已正義不言與戰經云至于大原是宣王德流兵強獵狁奔走不敢與戰言不備直遂出之而已答已出車皆言執訊獲醜此無其事明其不戰也並引此傳云時齊桓力但可驅逐之而已與此同繁露精華云春秋慎辭謹於明倫等物者也是故小夷言伐而不言戰大夷言戰而不得言獲中國言獲而不得言執各有辭也○注戎亦至仁也○通義云所康侯日北戎病燕職貢不至桓公內無因國外無從諸侯越千里之險爲燕辟地可謂能修方伯連帥之職何以譏之桓不務德勤遠不正王法以譏其罪則將開後世之君勞中國而事外夷於近政而圖遠略困吾民之力爭不毛之地其患有不可勝言者故特貶而稱人以爲好武功而不修文德者戒也然則伐楚之役何以美之其謂退師召陵責以大義不務交兵而強楚自服乎觀此可以見聖人強本治內柔服遠人之意矣○注山戎至錄之○國語齊語遂北伐山戎韋注山戎今之鮮卑以其病燕故伐之又云刜令支斬孤竹而南

歸注二國山戎之輿也刜擊也斬伐也令支今爲縣屬遼西孤竹之城存焉上十年傳云州不若國國不若氏稱山是由國而氏者也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二百十三終

子汝棻校字
丹徒陳慶年參校

公羊義疏二十六

句容陳立卓人著

莊三十一年
盡三十二年

三十有一年春築臺于郎

何以書譏何譏爾臨民之所漱浣也注無垢加功曰漱去垢曰浣齊人語也譏者爲瀆下也禮天子外屛諸侯內屛大夫帷士簾所以防泄慢之漸也禮天子有靈臺以候天地諸侯有時臺以候四時登高遠望人情所樂動而無益於民者雖樂不爲也四方而高曰臺疏校勘記云唐石經鄂本閩本漱作漱釋文及注疏同按十行本監本毛本作漱誤通義云十年宋師次于郎左傳言自雩門出敗之明郎在南門外其地有遠泉臺下臨水泉臺所由名也故十六年傳云泉臺者何郎臺也未成爲郎臺旣成爲泉臺○注無垢至語也○禮記內則注手洗爲漱足爲浣說文

木部澣濯衣垢也或作浣湅濂也段注云湅亦段濊爲之公
羊注無垢加功日澣去垢爲浣解云無垢加功謂但用手斗
澣去垢蓋用足物故內則云冠帶垢和灰請澣衣裳垢和灰
請辭鄭云手日歎足日辭是也若然則歎與辭別而許不別
者許渾言何析言也詩周南箋云汙煩也煩搞之用功深辭
謂濯之耳是則辭對汙言又分淺深矣實則何之去垢即毛
詩之汙何之無垢加功又似毛詩之辭矣舊疏云既無垢而
加功者蓋亦少有但無多垢故謂之無非全無也又取其斗
澣耳浣者蕭說云用足日浣是也○注禮天至瀞也○舊疏
云禮說文也禮記郊特牲云臺門而旅樹注旅道也屏謂之
樹樹所以蔽行道管氏樹塞門塞猶蔽也禮天子外屏諸侯
內屏大夫以簾士以帷後漢書注引白虎通云屏所以自障
也示不極臣下之蔽也天子德大故外屏諸侯德小所照見
近故內屏意林引風俗通亦云天子外屏令臣下氣泄亦即
不極敬之意郊特牲疏引禮緯文作大夫以簾士以帷下云
南本及定本皆然或云大夫以帷士以簾者謂也抜廣顏引
風俗通云屏卿大夫以帷士以簾與此所引禮說正合釋名
釋牀帳云帷闈也以自障圍也幨廉也自障敝爲廉恥也則
帷簾之制大同漢書梁平王襄傳谷承上疏曰臣闕禮天子
外屏不欲見外也是故帝王之意不窺人闈門之私聽闖中
蕭之言後漢書齊武王縯傳詔曰厭闚人君正屏有所不聽
淮南主術訓天子外屏所以自障故成理者遠而所在者邇

所治者大則所守者少禮記曲禮云帷薄之外不趨疏禮天子外屏諸侯內屏卿大夫以簾士以帷外屏門外為之內屏言門內為之邦君樹塞門是也臣來朝君至屏而加肅敬今言帷薄謂大夫士也按薄亦簾屬左傳僖二十三年薄而觀之是也說文竹部簾堂簾也通俗文戶幃曰簾聲類戶閉也甘氏星經云闕丘二星在南河南注闕丘闕外象魏也天子謂之闕諸侯謂之兩觀天子外屏罘罳在宮門外諸侯內屏罘罳在宮門內所以別尊卑也蓋皆防泄慢之義○注禮天至四時○舊疏云皆禮說文文王受命之後乃築靈臺亦是天子曰靈臺之義正以侯天地故以靈言之諸侯候四時故謂之時臺白虎通辟雍云天子所以有靈臺者何所以考天人之心察陰陽之會揆星辰之正驗為萬物獲福無方之元詩云經始靈臺御覽引禮統云所以制靈臺何以尊天重民備災害預防未然也明王者當順承天地與節陰陽也詩大雅靈臺箋云天子有靈臺所以觀氛祲察妖祥也彼疏引異義公羊說天子三臺諸侯二天子有靈臺以觀天文有時臺以觀四時施化有囿臺以觀鳥獸魚鼈諸侯當有時臺囿臺諸侯卑不得觀天文無靈臺皆在國之東南二十五里東南少陽用事萬物著見用二十五里者吉行五十里朝行暮反也左氏說天子靈臺在太廟之中壅之靈沼謂之辟雍諸侯有觀臺亦在廟中皆以望嘉祥也毛詩說靈臺足以監視靈者精也神之精明稱靈故稱臺曰靈臺稱囿曰靈囿稱沼曰靈

沼韓詩說辟雍者天子之學圓如璧雍之以水示圓言辟取辟有德不言辟水言辟雍者取其雍和也所以教天下春射秋饗尊事三老五更在南方七里之內立明堂於中五經之文所藏處蓋以茅葺取其潔清也謹案公羊傳左氏說皆無明文說各無以正之鄭曰元之聞也禮記王制天子命之教然後爲學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天子曰辟雍諸侯曰頖宮天子將出征受命于祖受成于學出征執有罪反釋奠于學以訊馘告然則太學即辟雍也詩頌泮水云旣作泮宮淮夷攸服矯矯虎臣在泮獻馘淑問如皋陶在泮獻囚此復與辟雍同義之證也大雅靈臺一篇之詩有靈臺有靈囿有靈沼有辟雍其如是也則辟雍及三靈皆同處在郊矣囿也沼也同言靈於臺下爲囿爲沼可知按左傳僖五年云公既視朔遂登觀臺以望彼疏引服虔云人君入太廟視朔天子曰靈臺諸侯曰觀臺在明堂之中是則與公羊同皆以諸侯無靈臺也若然乾鑿度云伐崇作靈臺然則作靈臺時仍爲諸侯後周公制禮多因文王之舊建即定爲一代天子之禮如造舟皐門之類矣故御覽引禮緯云夏所以爲清臺何明明相承太平相積故爲清臺殷爲神臺周爲靈臺何實者據天而王天稱神文者據地而王地稱靈明夏殷無靈臺之稱矣僖十五年左傳乃舍諸靈臺杜注以爲周靈臺故址其即伐崇後所作與又按漢書地理志濟陰成陽有堯冢靈臺水經注成陽城西二里有堯陵陵南一里有堯母慶都陵稱日

靈臺彼爲陵臯之名自取神靈義言之與此別也○注登高至爲也○孟子梁惠王篇無非事者趙注言天子諸侯出必因王事有所補助於民無非事而空行者也彼爲孟子逃樂子爲對齊宣王時宣王遊雪宮謂孟子曰賢者亦有此樂以登高望遠爲樂故孟子引以箴之也○注四方而高曰臺○詩大雅靈臺篇經始靈臺毛傳四方而高曰臺

夏四月薛伯卒（注）卒者薛與滕俱朝隱公桓弑隱而立滕朝桓公薛獨不朝知去就也（疏）注卒者至就也○舊疏云所傳聞之世小國卒例不合書而今書之故解之所薛與滕俱朝隱公者隱十一年滕侯薛侯來朝是也滕朝桓公桓二年書滕子來朝是也通義云卽隱之篇所稱薛侯者以其本爵也所傳聞之世未卒小國而卒之則加錄已明故不復褒也克卒名而不日猶男日而不名於滕薛不日又不名者來觀隱援恩後按隱元年注云不言先者亦爲所褒者德明當積漸深知聖德灼然之後乃往不可造次附於不義故薛知去惡就善得加錄也桓弑釋文作桓殺音申試反

築臺于薛（疏）杜范並云薛魯地大事表云今兗州府滕縣東南有薛城方輿紀要云薛陵城在東平州陽穀縣西南史記田齊世家威王七年衛伐我取薛陵又威王語阿大夫衛取薛陵子不知蓋其地與阿近沈氏欽韓左傳補注云

以下文築臺于秦例之莊公侈
心遠略必非滕縣之薛城也

何以書譏何譏爾遠也〔注〕禮諸侯之觀不過郊〔疏〕注禮諸侯至過郊〇通
義云五經異義公羊說天子有三臺靈臺以觀天文時臺以
觀四時施化囿臺以觀鳥獸魚鼈諸侯卑不得觀天文無靈
臺但有時臺囿臺皆在國之東南二十五里東南少陽用事
萬物著見用二十五里者吉行五十里朝行暮返也此注諸侯
之觀不過
郊所本

六月齊侯來獻戎捷〔注〕戰所獲物曰捷〔疏〕說文手部作齊人按三傳俱無說恐許書
誤〇注戰所至曰捷〇穀梁傳軍得曰捷又僖二十一年彼
傳云捷軍得也杜云捷獲也按捷有勝義戰勝所得故亦日
捷，

齊大國也曷為親來獻戎捷〔注〕據齊未嘗朝魯威我也〔注〕以
威恐怖魯也如上難知為威脅書之〔疏〕國語吳語夫固知君王之蓋威以好勝也
以威加人即恐怖義〇注以威恐怖魯也〇說苑權謀篇齊
桓公將伐山戎使人請助於魯魯君進羣臣而謀皆曰師行

數千里入蠻夷之地必不反矣於是魯許助之而不行齊已伐山戎孤竹而欲移兵于魯管仲曰不可此威我之所由來與月山戎在北齊又在燕北無緣行至魯境蓋爲威魯故遷道過我與○注如上至書之○卽上齊大國也曷爲親來獻捷故知爲威我書

其威我奈何旗獲而過我也〈注〉旗軍幟名各有色與金鼓俱舉使士卒望而爲陳者旗獲建旗縣所獲得以過魯也不書威魯者恥不能爲齊所忌難見輕侮也言獻捷繫戎者春秋王魯因見王義古者方伯征伐不道諸侯交格而戰者誅絕其國獻捷於王者捷獻捷時此月者刺齊桓憍慢持盈非所以就霸功也〈疏〉注旗軍至有色○禮含文嘉云牙爲常交龍爲旂通帛爲旃雜帛爲物熊虎爲旗鳥隼爲旟龜蛇爲旐全羽爲旞析羽爲旌黃帝出軍決曰有所攻伐作五采牙幢青牙旗引住東方赤牙旗引住南方白牙旗引住西黑牙旗引住北黃牙旗引住東墨子旗幟篇守城之法木爲蒼旗火爲赤旗薪樵爲黃旗石爲白旗水爲黑旗是各有色也軍幟釋文云本又作織校勘記云疑當作軍識本又作織

同毛詩禮記周禮注旗幟字皆作識按詩小雅六月云織文鳥章箋云織徽織也將帥以下衣皆著焉周禮疏引作識文鳥章鄭彼注並作徽識左傳昭二十一年云揚徽者公徒也杜云徽識也蓋本字作識所以題別眾臣也或作織漢書食貨志洽樓舡十丈餘加旗幟於其上或作幟史記淮陰侯拔趙幟樹漢赤幟是也按徽識之用有三一為在朝所用禮覲禮公侯伯子男各就其所而立稽命徵云天子之旗九似十二旒曳地諸侯七似九旒齊軫卿大夫五似七旒齊較士三似五旒齊首而徽織之制無明文鄭注大司馬云在國以表朝位在軍又象其制為之是任朝與在軍同所異者在朝不畫雲氣耳繫于旗幟云亭尉名為幟竿長二丈五帛長丈五半幅此其制與亭尉大夫之職不知天子諸侯之異同也其廣一用之於喪禮禮記檀弓銘明旌也以死者不可別已故以其旗識之其一用之於軍禮軍禮之幟有二一則旌之於肩文選西京賦戎士介而揚揮薛注揮為肩上絳幟如燕尾擇徽同也國策齊第章子乃變其徽章是也一則被之於衣周禮大司馬職辨號名之用帥以門名縣鄙各以其名家以號名都以州名野以邑名注彼之以備死事家子旗幟云吏卒男女皆著異衣章城上吏卒置之背卒於頭上城下吏卒置之肩左軍於左肩右軍於右肩中軍置之胸皆是也此注云軍幟蓋兼之矣禮記大傳殊徽號注云旌旗之細又周禮司常各有屬注云屬謂徽識也今城門僕射所被及亭長著

絳衣皆其舊象又注皆畫其象焉百官各象其事州里各象其名家各象其號云事名號者徽識所以題別衆臣樹之於位朝各就焉或謂之事或謂之名或謂之號異外內也三者旌旗之細也士喪禮云爲銘各以其物亡則以緇長半幅赬末長終幅廣三寸書名於末此蓋其制也徽識之書則云某某之事某某之名某某之號今大閱禮象而爲之兵凶事若有死事者亦當以相別也然則徽幟蓋皆長三尺以同書於衣不宜差降書名於末廣三寸如明旌然司常所載在朝之幟大司馬所載軍中之幟也○注與金至陳者○管子兵法篇一曰鼓鼓所以任也所以起也所以進也二曰金所以坐也所以退也所以免也三曰旗所以立兵也所以利兵也所以假兵也此之謂三官九章一曰舉日章則晝行二曰舉月章則夜行三曰舉龍章則行水四曰舉虎章則行林五曰舉鳥章則行陂六曰舉蛇章則行澤七曰舉鵲章則行陸八曰舉狼章則行山九曰舉韓章則載而駕是與金鼓俱舉士卒望而爲陳者也禮記曲禮云行前朱鳥而後元武左青龍而右白虎招搖在上又云前有水則載青旌前有塵埃則載鳴鳶前有車騎則載飛鴻前有士師則載虎皮前有摯獸則載貔貅注載謂舉於旌首以徽衆是皆爲士卒望故云進退有度左右有局也何以幟說旗統旗幟言之非專謂幟也下云建旗縣所獲得以過魯可證○注旗獲至魯也○穀梁傳曰戎菽也彼疏引一解云齊侯此時克山戎并得胡豆來故傳云

戎菽謂克戎之菽齊侯此時幷得戎菽按管子戒篇云出冬
蔥與戎菽布之天下似戎菽亦伐戎所得與說苑權謀又云
管仲曰不可諸侯未親今又伐遠而還誅近鄰鄰國不親非
伯主之道君之得山戎之實器者中國之所鮮也不可以進
周公之廟乎桓公乃分山戎之寶獻之周公之廟蓋亦獻捷
之一也然則齊侯此獻亦以威魯亦所以修好與俞氏樾乎
義云閔二年左傳佩衷之旗也杜注旗表也然則旗獲而過
我謂表陳其所獲之物而過我也素問四氣調神大論篇王
注曰表謂表隊其狀也是其義也益旌旗之屬木所以表示
行列國語晉語車無還表韋注表旌旗也故旌與旗並有表
義傳二十四年左傳旌善人哀十六年傳猶將旌君以徇於
國杜注並云旌表也旗之爲表猶旌之爲表也若旗獲而過
我爲縣所獲於旗豈旌君以徇於國亦將縣之於旌乎又旌
旗謂之章晉語變弗聲章弗能移也注章旗旗也而章亦有
表義詩抑篇維民之章毛傳章表也學者習知旌表章表而
甚知旗之爲表故於此傳旗獲之文失其解矣按如舊解義
自得通○注不書至傳也○解經書獻義言獻則非成所以
深諱見輕傳也○注言獻至王者○左傳云凡諸侯有四夷
之功則獻于王王以警于夷周禮玉府云凡王之獻金玉兵
器文織良貨賄之物注古者致物於人尊之則曰獻通行曰
饋春秋曰齊侯來獻戎捷尊魯也是獻爲尊辭諸侯有四夷
之功獻捷于王今託王于魯故爲齊侯獻捷文也通義云賓

威我而言來獻戎捷尊內文也舊疏云注言獻捷繫戎見王義正決僖二十一年冬楚人使宜申來獻捷無所繫矣又云格猶距也謂與交戰而距王命人謂不順之處爲格化之類意謂方伯奉王命征伐不道諸侯有不順者誅絶之大司馬職所謂以九伐之灋正邦國注諸侯有違王命則出兵以征伐之所以正之者是也○注楚獻捷時○僖二十一年冬楚人使宜申來獻捷是其事也○注此月至功也○校勘記云宋本同閩監毛本誤驕慢恃盈按解云持盈者謂自持盈滿之道閩監毛本疏亦誤恃矣十行本修改者憍亦作驕繁露滅國下云及伐山戎張旗陳獲以驕諸侯

秋築臺于秦疏杜云東平范縣西北有秦亭大事表云在今曹州府范縣南三里水經注河水又東北逕范縣有之秦亭西春秋書築臺于秦是也續漢郡國志東郡范縣有秦亭即莊三十一年築臺于秦地道記在縣西北是也一統志古秦亭在曹州府范縣南二里按諸家皆宗左氏杜說公羊以爲臨國則爲國內街市地名非都邑矣

何以書譏何譏爾臨國也注言國者社稷宗廟朝廷皆爲國明皆不當臨也臨社稷宗廟則不敬臨朝廷則泄慢也疏繁露王道云築臺觀驕溢不恤下也又云魯莊公好宮室一年三起臺夫人內淫兩弟弟兄子父相殺國絶莫繼爲齊所存夫

人淫之過也妃匹貴妾可不愼耶此皆內自𢡖從心之敗已見自强之敗倘有正諫而不用卒皆取亡又云觀乎魯莊之起臺肆驕者淫泆之失國語楚語云伍舉曰先王之爲臺榭也榭不過講軍實臺不過望氛祥故榭度于大卒之居臺度于臨觀之高其所不奪穡地其爲不匱財用其事不煩官業其日不廢時務瘠磽之地于是乎爲之城守之木于是乎用之官寮之暇于是乎臨之四時之隙于是乎成之並築三臺故與此違故書以示譏○注言國至臨也○周禮小宗伯之職掌建國之位右社稷左宗廟宗廟社稷皆在雉門內與朝廷近故皆爲國宗社祭祀所在朝廷政治所出故皆不當臨

冬不雨

何以書記異也注京房易傳曰旱異者旱久而不害物也斯祿去公室福由下作故陽雖不施而陰道獨行以成萬物也先是比築三臺慶父專政之應疏注京房至物也○漢書藝文志易云孟氏京房十一篇災異孟氏京氏六十五篇京氏段嘉十二篇又京房傳治易事梁人焦延壽其說長於災變分六十四卦更直日用事以風雨寒溫爲候各有占驗房用之尤精此所引當災異六十五篇中語也又五行志云庶徵之恆陽劉向以爲春秋大

旱也其夏旱雩祀謂之大雩不傷二穀謂之不雨京房易傳曰欲德不用茲謂張厥災荒荒旱也其旱陰雲不雨變而赤因而除師出過時茲謂廣其旱不生上下皆蔽茲謂隔其旱天赤三月時有雹殺飛禽上緣求妃茲謂僭其旱三月大溫亡雲居高臺府茲謂犯陰侵陽其旱萬物根死數有火災庶位踰節茲謂僭其旱澤物枯為火所傷按僖三年左傳曰不書旱不為災蓋不害物也〇注斯祿至物也〇論語季氏篇祿之去公室五世矣集解引鄭曰魯自東門襄仲殺文公之子赤而立宣公於是政在大夫爵祿不從君出至定公為五世矣然則祿去公室宣公而後此注云然者魯莊蔽於淫泆夫人不制二叔專政權由下出是亦祿去公室也僖文之世君道少振宣成而後乃專由季氏矣五行志又云故不雨而生者陰不出氣而私自行以象施不由上出臣下作福而私自成一日不雨近常陰之罰君弱也〇注先是至之應〇比築三臺上于郎于薛于秦是也慶牙專政即上二十七年傳云公子慶父公子牙通乎夫人以脅公季子起而治之則不得與于國政下三十二年傳云季子至而授之以國政然則上言二子脅公季子不得與于政下始言授季子國政明是時慶牙專政矣五行志又云嚴公三十一年冬不雨是歲一年而三築臺奢侈不恤民是也

三十有二年春城小穀〔疏〕舊疏云二傳作小字與左氏異按今左氏亦作小字據疏蓋二傳作城小

穀左傳作城穀也杜云小穀齊邑濟北穀城縣城中有管仲井范云小穀魯邑大事表云孫氏復謂此宜從穀梁注爲魯邑曲阜縣西北有小穀城左傳杜注謂爲齊邑爲管仲城之非也水經注濟水篇濟水又北過穀城縣西濟水側岸有尹卯壘南去魚山四十餘里是穀城縣界故春秋之小穀城也齊桓公以魯莊三十二年城之邑管仲也按此僖條涉杜氏之說若果齊城之則非春秋所得書矣顧氏炎武左傳杜解補正云春秋有言穀不言小者莊二十三年公及齊侯遇于穀僖二十六年公以楚師伐齊取穀文十七年公及齊侯盟于穀成五年叔孫僑如會晉荀首于穀四書穀一書小穀別於穀也春秋四書之穀及管仲所封在濟北穀城而此之小穀自爲魯邑又云史記高帝以魯公禮葬項王穀城當即此也按一統志今泰安府東阿縣治左傳校勘記云日知錄據范甯穀梁注以小穀爲魯邑而疑左氏之誤孫志祖云春秋之言穀者餘炎武所引外尚有宣十四年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襄十九年晉士匄侵齊至穀又成十七年傳齊國佐殺慶克以穀叛則齊地名穀不名小穀灼然矣小穀應屬魯邑左氏不應繆誤若此後讀公羊疏云二傳作小穀與左氏異始悟左氏經本作城穀此與申無宇所言齊桓公城穀而寘管仲焉語正合故杜以爲齊邑又引濟北穀城縣有管仲井以實之今經傳及注皆作小穀乃後人據二傳文而誤加之左氏也惜杜氏手定本已亡無從校正按城外邑之見經者

唯襄二年遂城虎牢上下俱有起文此若齊邑不應無傳上下俱無與齊相涉事齊桓城穀置管仲不過列國賢賞之常夫子何必書之經若謂魯城之時魯猶未見管仲存魯之功未見魯莊無緣爲之城故左氏說不若二傳爲得其實若以左氏傳說左氏經自宜作城穀爲是

夏宋公齊侯遇于梁丘疏杜云梁丘在高平昌邑縣西南穀梁傳梁丘在曹邾之間去齊八百里大事表云今曹州府城武縣東北三十里有梁丘城蓋齊宋接壤處又云張氏曰齊不以伯主自居以梁丘近宋而先之也今山東曹州府城武縣東北三十里有梁丘山東有梁丘城與兗州府金鄉縣接界水經注濟水篇又東北經梁山城西地理志曰昌邑縣有梁丘鄉春秋宋人齊人會于梁丘者也漢書地理志山陽郡昌邑下云有梁丘鄉春秋傳曰齊宋會于梁丘一統志梁丘城在曹州府城武縣東北二十五里與金鄉接界舊疏云隱八年注云宋公序上者時衞侯要宋公使不虞者爲主明當戒愼之然則宋公序上亦爲齊侯所要故也通義云宋序上者遇禮近者爲主遠者爲賓故使宋主之也義亦通

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疏包氏愼言云經秋七月有癸巳厤爲八月之六日

何以不稱弟注據公弟叔肸卒疏注據公至肸卒○校勘記云閩監毛本肸作肹非釋文作肸定十七年書公弟叔肸卒是也解詁襲云牙爲公弟經無明文未可執問桓莊之世大夫皆不卒因非賢君假以見所傳聞世惡殺文也傳當云其稱公子牙卒何殺也解詁當云據公子慶父不卒於義爲合按劉說非是經所不見者多矣不得以經無明文傳文即不得執以相問春秋據百二十國寶書而作作傳者白必猶見得史記知牙爲莊公弟故上二十七年傳云公子慶父公子牙公子友皆莊公之母弟也此即據不稱弟以問也傳中所載以季友誅牙事與史記左傳合固非傳家擬度可知公弟叔肸以賢而書弟叔牙以罪而去弟各不相妨不必定據慶父爲難且慶父亦弟又出奔而死亦不得據以難殺也殺則曷爲不言刺注據公子買有罪殺之言刺不言卒疏校勘記云鄂本下有之此脫唐石經之字刓滅以字數計之本有下疏引傳云曷爲不言刺之○注據公至言卒○即僖二十八年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傳云不卒戍者何不卒戍者內辭也不可使往也不可使往則其言戍衛何遂公意也是其有罪殺之言刺者也成十六年乙酉刺公子偃不據者正以其無罪大夫書日偃無罪故也爲季子諱殺也曷爲爲季子諱殺注據叔孫得臣卒不日

者惡不發揚公子遂弑也〔疏〕注據叔至弑也○即宣五年九月叔孫得臣卒是也彼注云不日者知公子遂欲弑君爲人臣知賊而不言明當誅也是也注意得臣不發遂惡故卒去日以起其當誅今季子發揚與惡誅之得正宜不必諱也故據以難季子之過惡也〔注〕過止〔疏〕注過止○爾雅釋詁遏止也注云以逆相止爲遏書湯誓云夏王率遏衆力焉注遏止也通義云遏惡者未作而御之之謂不以爲國獄〔注〕不就獄致其刑故言卒〔疏〕注不就至言卒○十行本作致獄誤倒依鄂本正毛本亦誤通義云季子之心不欲彰其事使國存爲罪案也按禮記王制云刑人于市與衆棄之又文王世子公族其有死罪則磬于甸人此皆爲國獄今牙不然故知季子不爲也緣季子之心而爲之諱〔注〕季子過在親親疑於非正故爲之諱所以別嫌明疑〔疏〕注季子至非正○舊疏云季子仁者不忍用刑其兄是失事君之道然則季子之過在於親其親者故曰過在親親春秋以掩過牙之惡與周公行誅於兄異是以疑其非正禮耳按左傳隱四年云大義滅親季子於顯滅其親故疑其非正耳管蔡監殷本公所使作亂在外不得不與東征之師聲罪致討詩豳風鴟鴞傳所云甯亡二子不可使毀周室叔牙始以內亂繼助慶父奪嫡罪在隱微孔

子不直誅之恩義兼盡故春秋賢而爲之諱所以如其意也○注故爲至明疑○舊疏云故爲之諱刺文所以別嫌者謂諱刺別於親親失臣道之嫌明疑者明於掩惡非正禮之疑耳按傳義宜謂推季子親親之心不忍顯揚其罪之故爲之諱刺言卒若不以罪見殺然

季子之遏惡奈何莊公病將死以病召季子

【注】召之於陳【疏】注召之於陳○上二十七年傳云因不忍見也故於是復請至於陳而葬原仲也是時季子在陳也繁露精華云以莊公不知季子賢邪安知病將死召而授以國政是也是莊公將死始召之於陳也

季子至而授之以國政

【注】至不書者內大夫出與歸不兩書【疏】注至不至兩書○舊疏云謂通例如此宜八年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書其乃復者傳云何言乎有疾乃復譏何譏爾大夫以君命出聞喪徐行不反彼注云喪尚不當反況于疾乎宣十八年秋公孫歸父如晉冬歸父還自晉書其還者彼傳云還者何善辭也何善爾歸父使于晉還自晉至檉聞君薨家遣墮帷反命于介自是走之齊注主書者善其不以家見逐怨懟成踊哭君終臣子之道起時莫能然也昭十四年隱如至自晉昭二十四年叔孫舍至自晉皆書至者正由被執而得歸是以重而書至猶非正歸當書之例也閔二年秋季子來歸書者初出亦不書不得辯此也按季子如陳雖通乎私行

書法與尋常出聘同不書至仍不兩書之舊也曰數人則不起此病疏即猶若也漢書西南夷傳注即猶若也是也言若不起此病也僖三十二年傳即死十七年傳我即死皆宜作若解吾將焉致乎魯國注致與也疏注致與也○一切經音義引三蒼云致到也又與也言國將誰與也季子曰般也存君何憂焉疏經傳釋詞云焉猶乎也詩秋杜胡不比焉儀禮喪服云野人何算焉禮記檀弓云子何觀焉隱元年左傳若何患焉國語先王豈有賴焉公羊傳君何憂焉皆是也般魯世家作斑公曰庸得若是乎注庸猶傭傭無節目之辭疏注庸猶至之辭○說文庸用也古庸與傭通詩小雅昊天不傭釋文引韓詩作庸是也傭爲無節目辭蓋當時語如此按庸亦語詞莊十四年左傳庸非貳乎僖十五年云晉其庸可冀乎宣十二年庸可幾乎襄十四年庸知愈乎昭十年庸愈乎十二年其庸可棄乎晉語吾庸知天之不授晉且以勸荆乎魯語云庸何傷皆與此庸得若是語氣相似可謂我曰魯一生一及君已知之矣注父死子繼曰生兄死弟繼曰及言隱公生桓公及今君生慶父亦當及是魯國之常也疏校勘記云魯一生一及唐石經諸本同盧文弨

曰魯世家作一繼一及裴解引何休云父死子繼兄死弟及疑此傳本作一世一及按生謂已所生子也及謂兄弟相踵者也傳文不誤魯世家莊公病問嗣於弟叔牙叔牙曰一繼一一及魯之常也通義云世家自魯公以下考公生煬公及幽公生魏公及厲公生獻公及眞公生武公及故世則然而季子必不欲立慶父者爲其淫亂爾○注父死子繼曰生○生猶世也國語周語昔我先世后稷史記注引唐固云父子相繼曰世又晉語世及武王注父子曰世列子言子又生孫孫又生子故父子相生爲一世○注兄死弟繼曰及○荀子儒效篇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楊注及繼也謂周公以弟繼兄攝政故曰及漢書高惠高后文功臣表云繼弟及注弟代兄位謂之及也○注言隱至常也○世家云魯之常也注本此爲說

慶父也存注將莊公以爲牙欲立慶父疏左傳云公疾問後于叔牙對曰慶父材問于季友對曰臣以死奉般公曰鄉者牙曰慶父材世家云叔牙曰慶父在可爲嗣君何憂焉此傳叙公告季友述叔牙語故爲公以牙欲立慶父也

季子曰夫何敢是將爲亂乎夫何敢注再言夫何敢者反覆思惟且欲以安病人也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

思難見得思義〔疏〕注再言至人也○舊疏云謂反覆思惟躊躇之間故再言夫何敢使病者意安耳○注孔子至思義○論語季氏篇文舊疏云引之者欲言季子反覆思惟合於君子之道

俄而可弑械成〔注〕是時可實欲自弑君兵械已成但事未行爾有攻守之器曰械〔疏〕校勘記云弑唐石經諸本同釋文弑作殺云申志反注及下親弑同按今本注作弑君下作親弑皆後人所改陸本則皆作殺也○注是時至行爾○通義云此弑械蓋削謀弑子般者可弑不成慶父成之○注行攻至曰械○公羊問答云問大傳鄭注械禮樂之器及兵甲也莊三十二年注有攻守之器曰械未審何從日三著云械器之總名荀子彼王者之制也觀形勢而制械用稱遠邇而等貢獻豈必齊哉故魯人以撓衛人用柯齊人用一革士地形勢不同者械用備飾不可不異也亦有專指攻守之器者墨子曰公輸般為雲梯之械將以攻宋呂氏春秋曰蚩尤作兵也利其械淮南子占之兵弓劍而已矣槽矛無擊修戟無刺晚世之兵隆衝以攻渠蟾以守連弩以射銷車以闕周禮天官冢宰三歲大計羣吏之治以知民器械之數鄭注械猶兵也注與何氏又未嘗不合蓋望文生義也按說文木部械桎梏也一曰器之總名孟子滕文公云以粟易械器者趙注械器之總名蓋械本器總名此云弑械故注解為有攻守之器非械為兵

甲之專名也故荀子王制言喪祭械用禮記王制器械異制注謂作務之用是也　季子和藥而進之〔注〕藥者酖毒也傳曰酖之是也時季子亦有械故能飲之傳不道者從可知〔疏〕左傳成季使以君命命僖叔待于鍼巫氏使鍼季酖之○注藥者至是也○杜注左傳云酖鳥名其羽有毒以畫酒飲之則死史記注引服虔云鴆鳥一日運日鳥正義說文云酖毒鳥也一名運日廣雅云鴆鳥雄曰運日雌曰陰諧廣志云鴆鳥形似鷹大如鴞毛黑喙長七八寸黃赤如金食蛇及橡實常居高山巔晉諸公讚云鴆鳥食蝮以羽翮擽酒水中飲之則殺人舊制鴆不得渡江有重法石崇為南中郎得鴆鳥與王愷養之大如鵝喙長尺餘純食蛇虺司隸傳祇於愷家得此鳥奏之宣示百官燒於都街是說鴆鳥之狀也以其因酒毒人故字或作酖釋文酖本又作鴆淮南繆稱訓暉日知晏注暉日鴆鳥也或作鴆亦作雲吳都賦劉逵注鴆鳥一名雲日是也○注時季至可知○魯世家云季友以莊公命命牙待于鍼巫氏使鍼季劫飲叔牙以鴆則亦有械故得劫也　曰公子〔疏〕通義云斥呼公子外之之詞　從吾言而飲此則必可以無為天下戮笑必有後乎魯國〔注〕時世大夫蘇不宜據子當繼體如故〔疏〕校勘記云笑唐

石經鄂本同閩監毛本笑改笑疏及下同左傳云飲此則有後於魯國魯世家云飲此則有後奉祀是也○注時世大夫○舊疏云欲道古禮大夫不世矣不從吾言而不飲此則必爲天下戮笑必無後乎魯國疏左傳云不然死且無後魯世家亦云不然死且無後蓋以罪顯誅惡必宣揚故爲眾所戮笑戮猶辱也禮記大學云辟則爲天下僇矣此之謂也於是從其言而飲之飲之無傫氏至乎王堤而死疏舊疏云無傫氏或是大夫家或是地名言飲此毒之藥于無傫氏矣舊云飲之無傫氏者言飲此毒不累其子孫謂當立其氏族也者非也按釋文無本又作巫其卽左傳之鍼巫氏與通義云巫傫氏魯巫官名傫者之家也左傳曰鍼巫鍼蓋傫之氏左傳又云飲之歸及逵泉而卒未知卽王堤否也舊疏云王堤蓋地名公子牙今將爾注今將欲殺疏注今將欲殺○殺當作弒釋文本弒多作殺此或沿陸本也下傳文辭曷爲與親弒者同可證辭曷爲與親弒者同注辭傳序經辭親躬親也疏注辭傳序經辭○此解傳自序辭意謂經書公子牙卒無誅殺文傳云殺則曷爲不言刺之爲季子諱殺又云是將爲亂乎是與親弒者同宜見誅之辭同○注親躬親也○禮記祭義云其親也鄭注親謂身親又文王世子云

世子親齊元而養注親自也君親無將將而誅焉（注）親謂父母（疏）釋文無將如字
或子匠反非也史記淮南王安傳膠西王議曰淮南王安廢
法行邪僞詐僞心以亂天下熒惑百姓背畔宗廟妄作妖言
春秋曰臣無將將而誅安罪重於將謀反形已著又叔孫通
傳博士諸生三十餘人前曰人臣無將將即反罪死無赦王
莽傳春秋之義君親無將將而誅焉越絕書敘外傳記易之
卜將春秋無將子謀父臣殺主天地所不容載經傳釋詞云
而猶則也言將則誅焉易繫辭傳見幾而作言見幾則作也
僖十五年左傳何為而可言何為則可也襄十八年左傳若
可君而繼之言君則繼之也○注親謂父母○禮記奔喪云
始聞親喪注親父母也聞喪親始死注親父母也說苑敬慎
云不可再見者親
也皆爲父母也然則善之與曰然殺世子母弟直稱君者
甚之也（疏）僖五年晉侯殺其世子申生襄二十六年宋公殺
其世子痤是殺世子直稱君者也隱元年鄭伯克
段于鄢襄三十年天王殺其弟年夫是殺母弟直稱君
者皆所以甚之也僖五年注甚之者甚惡殺親親也季子
殺母兄何善爾誅不得辟兄君臣之義也（注）以臣事君之義
也唯人君然後得申親親之恩（疏）注以臣至義也○白虎通
誅伐篇誅不避親戚何所

以尊君卑臣强幹弱枝別善善惡惡之義也春秋傳曰季子煞其母兄何善爾誅不避母兄君臣之義也尚書曰肆朕誕以爾東征誅弟也漢書董賢傳云蓋君親無將將而誅之是以季友鴆叔牙春秋賢之趙盾不討賊謂之弒君後漢袁紹傳云季友歔欷而行叔牙之誅何則義重人輕事不獲已故也亦謂君臣義重也樊儵傳是以周公誅弟季子鴆兄經傳大之梁統傳春秋之誅不避親戚所以防患救亂全安眾庶豈無仁愛之恩貴絕殘賊之路也毛氏奇齡春秋毛氏傳云徐仲山日記每以季友酖叔牙爲過急胡氏極頌之子嘗謂此事賴公羊解之曰君親無將將而誅焉其義遂定且公羊復有假閔牙弒誡成語則或牙行弒之形而友始殺之左傳將之也蓋危疑之際不嫌急決友既以宗卿與聞國政而二公子之亂又事速宮闕苟非繫起制之則鮮行不曼延成勢者故先誅叔牙以窮其羽而後慶父繼亂可反掌定之此難季友專決然亦見季之能善於戰亂故叔牙之戮先已誅賊故子般可不言弒閔公之惡既已討賊則慶父之繼亦可不言卒此皆夫子書法一諱國惡而一即爲季子諱使之無所藏於兄弟骨肉之間所謂隱而斷刻而能全以其決也○注唯人至之恩○舊疏云欲道殺世子母弟所以直稱君甚之之義言得中親親之隱而不中之故甚其惡耳援何氏此注可息千古疑獄君臣之義父子之恩兩不相妨故公族有死罪王三宥之有司寧大辟亦即人君可以申親親而人臣不

廢法義也周公誅管蔡而大誥天下猶周公辭無成王語亦卽此義然則曷爲不直誅而酖之行誅乎兄隱而逃之使託若以疾死然親親之道也注明當以親親原而與之於治亂當賞疑從重於平世當罰疑從輕進不孝大夫而孝可者本以當國將弒君書日者錄季子遏惡也行誅親親雖酖之猶有恩也疏言行誅乎兄不顯其罪使若死於疾然故曰隱而逃之謂隱匿之使逃其罪所以明親親也○注明當至與之○舊疏云則春秋之道當親其親而原季子之心而與之故善之耳通義云季子大義滅親變之正也春秋既善之矣而又深順其諱文明乎季子隱之殺之不得已而後出於殺者後若倫尚之徒尚翦骨肉以自利者乃不得假季子爲口實也其過惡也破斧之志乎其親親也常棣之志乎於可不暴其罪於慶父不探其情有愛兄之心如季子焉雖殺兄可也不然是亂而已矣曰鄭伯克段于鄢則其忍於殺弟見兄公子牙卒曰公子慶父如齊則季子不忍殺其兄見故春秋之立言也董子所謂能絜心于微而致之著者也○注於治至從輕○舊疏云春秋撥亂之書見以原其親親而賞季氏卽賞疑從重也當所傳聞之世天下未平是以引平疑獄不

得不誅故云於平世乃可割疑從輕矣按所見之世者治太
平至於譏二名可謂從重之罰矣故於平世從輕也傳古文
大禹謨云罪疑惟輕功疑惟重○注莊不至弒君○莊三年
傳溺者何吾大夫之未命者也彼注云所伐大夫不卒者莊
公薄於臣子之恩故不卒大夫是莊不卒大夫與桓同也今
牙以當國將弒君且非實卒故書之○注書日至恩也○舊
疏云所傳聞之世大夫卒有罪無罪皆不日以略之因示其
恩淺卽隱元年冬十二月公子益師卒隱八年冬十二月無
駭卒之屬是也今而書日故解之言錄季子遏惡之故是以
詳錄之穀梁注引何休廢疾曰傳例大夫不日卒惡也牙與
慶父其淫哀姜謀殺子般而日卒何也鄭君釋之曰牙莊公
母弟不言弟其惡已見不待去日矣劉氏逢祿廢疾申何云
牙之為母弟經無起文穀梁不傳張三世諸例所謂穀梁之
失亂也適義云所傳聞世內大夫卒不日已去弟起其刺故
從刺例日也凡內刺大夫有罪者日無罪者不日非何氏義
范甯云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屬通蓋以禮諸侯絕朞而臣
諸父昆弟稱昆弟則是申其私親也宣十七年公弟叔肸卒
傳曰其稱公弟叔肸賢之也然則不稱弟自其常例耳鄭君
之說某所未詳是亦不以鄭君說為然禮記郊特牲曰大夫
強而君殺之義也由三桓始也注云三桓魯桓公之子莊公
之弟公子慶父公子牙公子友慶父與牙通乎夫人以脅公
季友以君命鴆牙後慶父弒二君又死亦言季友奉君命殺

之以還惡為義也畋之猶有恩謂隱而逃之也左傳云立叔孫氏注云不以罪誅故得後世繼其祿亦即有恩之事也

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寢〔疏〕包氏愼言云八月有癸亥厤為九月之六日十月有乙未月之九日十月有乙未則八月不得有癸亥矣左氏乙作己厤十月無己未左氏誤桉癸亥九月之五日乙未十月之八日

路寢者何正寢也〔注〕公之正居也天子諸侯皆有三寢一曰高寢二曰路寢三曰小寢父居高寢子居路寢孫從王父母妻從夫寢夫人居小寢在寢地者加錄內也夫人不地者外夫人不卒內書薨已錄之矣故出乃地〔疏〕注公之正居也○穀梁傳路寢者正寢也寢疾居正寢正也男子不絕于婦人之手以齊終也按此路寢非齊及疾不居本人君聽政之處禮記玉藻所謂退適路寢聽政是也下玉藻又云將適公所宿齊戒居外寢沐浴此外寢即正寢又祭統云君致齊于外夫人致齊于內疏外寢謂君之路寢內謂夫人正寢是也大夫士則於適室故士喪禮死于適室注適室正寢之室也疾者齊故於正寢焉旣夕記士處適寢注將有疾乃寢於適室又云有疾疾者齊注云正性情也適寢者不齊不居其室士喪禮疏云彼喪大記云

君夫人卒于路寢大夫世婦卒于適寢內子未命則死于下
室遷尸于寢士之妻皆死于寢鄭注云言死者必於正處也
若非正寢則失其所是以僖公薨于小寢左氏傳云即安也
是譏不得其正其平居則在燕寢亦曰小寢周禮宮人注玉
藻曰朝辨色始入君出而視朝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
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是路寢以治事小寢以燕息焉○
注天子至小寢○周禮宮人職掌王之六寢之脩注六寢者
路寢一小寢五春秋書魯莊公薨于路寢僖公薨于小寢是
則人君非一寢明矣疏天子六寢則諸侯當三寢按正寢一
天子諸侯不殊唯燕寢有多少耳諸侯燕寢二僖二十年西
宮災蓋夫人兼寢之西宮也此云天子諸侯皆有三寢者謂
天子諸侯各有三等寢非謂天子亦止三寢也禮記昏義云
古者天子后立六宮注天子六寢而六宮在後疏云六宮在
後者后之六宮在王之六寢之後亦大寢一小寢五曲禮疏
按周禮王有六寢一是正寢餘五寢在後通名燕寢其一在
東北王春居之一在西北王冬居之一在西南王秋居之一在
在東南王夏居之一在中央六月居之蓋據月令天子所居
每月各異其方而言當有所傳也大記注君謂之路寢大夫
則謂之適寢士或謂之適室內子卿之妻也下室其燕處也
疏諸侯三寢一正者曰路寢二曰小寢卒歸于正故在路寢
也夫人亦有三寢一正二小亦卒正者也唯春秋所記高寢
他經不見何氏所據或是禮說春秋說文也但此所云子居

路寢卽指今君父居高寢或爲君之父母有故未立者故處服爲君之父母制服也妻從夫寢者謂進御于君曲禮疏所云凡后妃以下更以次序而上御王於五寢之中也則與諸禮文亦通又按喪大記疏引皇氏云君謂女君而世婦以夫人下寢之上爲適寢熊氏云諸侯夫人大夫妻及士之妻卒皆於夫之正寢解此世婦以君下寢之上爲適寢者夫人卒於君之正寢世婦卒於君之下寢之上者與皇氏異雖卒夫寢皆婦人其親之是亦婦人不死于男人之手也按服虔注左傳與皇氏同夫人之卒在於夫人路寢比君路寢爲小寢故僖八年夫人不薨于寢則不殯于廟服虔注云寢謂小寢也皇氏熊氏其說各異未知孰是莊公三十二年公羊傳何注高寢路寢小寢孫從王父之寢按周禮掌王之六寢之修何云天子三寢與周禮違不可同按何氏所據或異代禮春秋改周之文從殷之質故與周制不必强同亦無庸偏非也如何義則定公之薨高寢僖公之薨小寢及此之薨路寢皆得正其文之薨于臺下襄之薨于楚宮皆爲失處不言譏而失禮自見矣舊疏云父居高寢者蓋以寢中最尊若父子並薨之時父殯于高寢矣其嗣君亦薨乃居於路寢若其孫又薨則從王父母小寢所以不再言母者妻從夫寢故也其夫人若存定居于寢內之三宮矣若非有故喪則三寢之中科薨其一而謂路寢爲公之正居者以其始正之常處也按此蓋論生時所居之處舊疏專主殯言恐誤○注在寢至內也

○舊疏云正決外諸侯之卒不地故也其宣十年齊侯黑臀卒于扈書地者當又自解也○注外夫至之矣○外諸侯之卒不地卽公書地爲加錄外夫人不卒夫人書薨卽加錄故不卒不必更錄地矣鄂本地下有者字據補○注故出乃地○僖元年夫人姜氏薨于夷是也夷爲齊地故出乃地也

冬十月乙未子般卒疏云傳乙未作己未趙氏坦異文箋云謹按釋例春秋長歷莊公三十二年十月戊午朔大又云十月己未二日則十月不得有乙未乙未爲十一月八日公穀作乙未字之誤按杜氏長歷不可取以說公羊繁露楚莊王云子般殺而書乙未殺其恩也是公羊作乙未

子卒云子卒此其稱子般卒何注據子赤不言子赤卒疏据注子至赤卒○文十八年子卒傳云子卒者孰謂謂子赤也是也君存稱世子注明當世父位爲君疏注明當至爲君○白虎通爵篇父在稱世子何繫於君也又云所以名之爲世子何欲其世世不絕也爲諸侯世世大夫不六夫以下稱嫡子喪服大夫之適子是也世故也在喪諸侯之子亦稱適子禮記檀弓云君之適長殤是也大子諸侯之子統謂之大子王制云王太子檀弓云太子申生以古世或作太故也其家子則上下通稱故內則云

其非冢子則降階一等注言天子以下至於庶人是其通稱矣若然曾子問曰君薨而世子生彼君薨仍稱世子者彼疏云以其別於庶子又用世子之禮告殯故雖君薨仍稱世子異於春秋之例也舊疏云內外同矣而桓六年九月丁卯子同生不言世子者彼注云不以世子正稱書者明欲以正見無正疾惡桓公是也

君薨稱子某注緣民臣之心不可一日無君故稱子某明繼父也名者尸柩尚存猶以君前臣名也

疏注緣民至名也○白虎通又云父歿稱子某何居於尸柩也曲禮疏云公羊未葬稱子某者莊三十二年子般卒襄三十一年子野卒皆是君薨未葬稱子某也通義云按顧命逆子釗惟未殯前稱之周禮之文也經於子般了對既殯未葬猶稱名當哀也春秋之周質也按諸侯即位未葬稱子某若出會諸侯亦稱子僖九年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注云宋未葬不稱子某者出會諸侯非尸柩之前故不名則非出會而稱子某為尸柩尚在明矣故爲君前臣名也若然曲禮云君大夫之子不敢自稱曰余小子注避天子之子未除喪之名又曰大夫士之子不敢自稱曰嗣子某注亦辟其君之子未除喪之名與此異者彼疏引熊氏問按春秋君在稱世子君歿稱子某既葬稱子無言嗣子某者也又大夫之子當何稱張逸答曰此避子某也大夫之子稱未聞孔疏又以稱嗣子某或殷禮也其緣

民臣之心不可一日無君者文九年傳文子者嗣君之稱稱
子明其嗣父稱某則尸柩尚存猶君前臣名也其施之民臣
則但稱子矣　既葬稱子注不名者無所屈也緣終始之義一年不
二君故稱子也疏注不名至子也○先君已葬更無所屈故不須名猶不稱公者終始之義一年不二
君故仍稱子也緣終始之義二語亦文九年傳文曲禮疏云
既葬稱子則文公十八年子惡卒經書子卒是也通義云六
月癸亥葬我君文公冬十月子卒是也白虎通又云既葬稱
子者即尊之漸也閔氏若琅邪子生卒年月弒云春秋公羊
傳君存稱世子君甍稱子某既葬稱子踰年稱公左氏例則
未葬稱子既葬稱君不待踰年始稱君此二傳之同異也及
以孟子證則又有異君存稱世子滕文公為世子是君甍亦
稱世子滕定公甍世子謂然友是未葬稱子不獨既葬為然
至於子之身而反之是若孟子所稱子力行之則在既葬之
後但未踰年耳何以驗之滕文公既定為三年之喪五月居
廬未有命戒則亦無禮聘賢人之事可知惟至葬後始以禮
聘孟子至滕而問國事焉故孟子猶稱之曰子直至踰年改
元然後兩稱為君曰君如彼何哉曰君請擇於斯二者然則
孟子於滕行蹤亦略可觀矣按世子謂然友語纍承滕文公
下猶之曾子問君甍下稱世子也至於子之身語出於臣下
雖存未葬前不得直稱君名故亦止曰子稱名者為其在尸

柩前自稱之詞也又按禮記雜記云君薨稱子待猶君也鄭注謂未踰年也雖稱子與諸侯朝會待如君矣春秋魯僖公九年夏葵丘之會宋襄公稱子而與諸侯序彼疏謂鄭用左氏義按通典引異義公羊說諸侯未踰年不出竟在國內稱子以王事出亦稱子非王事而出會同安父位不稱子鄭伯伐許是也又云春秋不得以家事辭王事諸侯蕃衛之臣雖未踰年以王事出稱爵蓋左氏義以出朝會則稱爵鄭引宋子證未踰年稱子之義則所用者公羊義也

踰年稱公（注）不可曠年無君（疏）注不可曠年無君○文九年傳文白虎通云踰年稱公者緣民臣之心不可一日無君也緣終始之義一年不可有二君故踰年即位所以繫民臣之心也三年然後受爵者緣孝子之心未忍安吉也禮記坊記云未沒喪不稱君示民不爭也故春秋傳曰諸侯於其封內三年稱子至其臣子踰年則謂之君矣然則踰年稱君者臣子之辭若其自稱於三年內皆稱子故周襄王於文八年崩至九年毛伯來求金頃王不稱使傳曰何以不稱使當喪未君也踰年矣何以謂之未君矣即位矣而未稱王也是也曲禮疏云踰年稱君者則僖公十年里克弒其君卓及文公元年公即位是踰年稱君也若其君自稱猶稱子故公羊傳文九年諸侯於其封內三年稱子也按昭十一年楚滅蔡執世子有其時蔡君已死其子仍稱世子者何氏云稱世子者不許楚之滅蔡也猶若君存然故猶稱世

子文十四年九月齊商人弒其君舍成舍爲君忠商人之弒也襄二十九年吳子使札來聘先君未踰年吳稱子者賢季子故録之桓十一年鄭忽出奔衛先君既葬而書稱名者公羊云何以名伯子男一也辭無所貶何氏云直以喪降稱名無餘罪致貶凡以事之會未踰年皆稱子僖九年會于葵丘宋襄公稱子僖二十八年會于踐土陳共公稱子定四年會于召陵陳懷公稱子皆未踰年會王事而稱子也若未踰年非王事而稱爵者皆譏耳成四年鄭伯伐許是也從上以來皆公羊之義也其左氏之義君薨未葬未行即位之禮稱子某子般子野是也其出會未葬之前稱子故僖九年左傳云凡在喪王曰小童公侯曰子葵丘之會宋襄公稱子踐土之會陳共公稱子是也葬雖未踰年則稱君則晉里克弒其君卓齊商人弒其君舍是也文十八年子惡卒先君葬後稱子者杜預云時史畏襄仲不敢稱君故云子也其王事出會則稱爵成四年鄭伯伐許是也是直以春秋爲史策常書絕無權衡義例最不可通者文十八年子卒注謂史官畏襄仲不敢稱君夫至孔子作春秋猶畏襄仲不敢書君與

子般卒何以不書葬〈注〉據定姒俱稱卒書葬〈疏〉注據定至書葬〇即定十五年秋七月書定姒卒下九月書葬定姒是也蓋以哀公即位未踰年定姒當未稱小君卒葬並書今子般不然故據以難也

未踰年之君也有子則廟〈注〉則

立廟也廟則書葬〔注〕錄子恩也〔疏〕注錄子恩也○隱十一年傳葬生者之事也故書葬即有廟錄于恩也

無子不廟不廟則不書葬〔注〕未踰年之君禮臣下無服故無子不廟不廟則不書葬示一年不二君也稱卒不地者降成君也日者爲臣子恩錄之也殺不去日見隱者降

子赤也〔疏〕通義云明無子本不書葬讎討慶父猶不書葬就爲子野發通例也葬從恩錄無子者恩殺且葬當畢謚不廟則無謚不可得書也有子者當爲之作謚列於五廟義已嗣統與子不得立立孫者孫也○注未踰至君也○示毛本誤是舊疏云喪服不杖期之內有爲君之長子臣下猶服之況爲嗣君而言無服者正以爲長子之時其臣下從君而服之若其爲嗣君則無從服之義是以知其無服矣作君長子之時其臣皆吉故得爲之服期若作未踰年之君臣下皆爲前君服斬衰得更爲之服若還服期閔是爲聖服輕若爲斬衰三年即遂一年不二君之義故也據論論禘洽通典引異義公羊說云未踰年之君有子則書葬立廟無子則不書葬恩無所錄也左氏說臣之奉君悉心盡恩不得緣君父有子則爲立廟無子則廢也許君按禮云臣不殤君子不殤父君無子而不爲立廟是背義棄禮罪之大者也駁曰未

踰年君者子般子惡是也皆不稱公書卒不謚不成於君也廟者皆當序於昭穆不成於君則何廟之立凡無廟者爲壇祭之近漢諸幼少之帝尚皆不廟祭而祭於陵云罪之重者此何故不罪殤者十九以下未踰年之君未冠引殤欲以何明也又引異義大鴻臚眭生說諸侯踰年即位乃奔喪春秋之義未踰年君死不成以人君禮言王者未加其禮故諸侯亦不得供其禮於王者相報也謹按禮不得以私廢公以卑廢尊如禮得奔喪今以私喪廢奔天子之喪非也又人臣之義不得計校天子未加禮於我亦執之不加禮也眭生之說非也鄭元按資於事父以事君言能爲人子乃能爲人臣也服問嗣子不爲天子服此則嫌欲速不一於父也喪服四制門內之治恩掩義門外之治義斷恩此言在父則爲父在君則爲君也春秋莊三十二年子般卒時父未葬也子者繫於父之稱也言卒不言薨未成君也未成君猶繫於父則當從門內之治恩掩義禮者在於所處此何以私廢公以卑廢尊是鄭從公羊義也按如在義臣下無服亦一年不二君義起於未踰年爾而傳文分別有子無子設未踰年君死而有子則爲之如成君乎是不可解故解詁箋云君薨太子號稱子待猶君也閔繼弑君臣子一例也禮殤與無後者從祖祔食不謂大夫士制也世子主喪而殤皆正體禮所云臣不殤君子不殤父也不稱公赴於天子命之後而不賜謚未成君也祔於祖廟而以君父之服服之繼統之義也其與支子之殤與無後

者不得稱也子般不書葬未成君也豈無子之謂哉是其不義矣○注稱卒至君也○舊疏云隱公閔公皆是成君而亦不地故隱十一年傳云公薨何以不地不忍言也彼注云不忍言其僵尸之處今子般亦殺死正合不書地而言降成君者欲道好死者亦不書地所以降成君故也其好死者即襄三十一年子野卒是也按此道春秋通例○注日者至赤也○此亦道春秋書日通例也隱十一年注云公薨主書者爲臣子恩痛之是內與書書薨與卒皆爲臣子恩錄之也子般殺不去日見隱者所傳聞世也文十八年冬十月子卒傳云子卒者孰謂謂子赤也何以不日隱之也何隱爾弑也弑則何以不日不忍言也注所聞世臣子恩痛王父深厚故不忍言其日與子般異然則此爲所傳聞世恩殺于子赤故忍言日也

公子慶父如齊注如齊者奔也是時季子新酖牙慶父雖歸獄鄧扈樂猶不自信於季子故出也不言奔者起季子不探其情不暴其罪疏注如齊者奔也○穀梁傳此奔也其曰如何也諱莫如深深則隱○注是時至出也○舊疏云其歸獄鄧扈樂者見閔元年傳恭慶父歸罪于鄧扈樂猶司馬昭之殺成濟然季子雖不變究不能自安焉○注不言至其罪○即閔二年傳云既而不可及因獄有所歸不探其情而誅焉親親之道也又云慶父使弑子般然後誅鄧扈

樂而歸獄焉季子至而不變焉注季子知樂勢不能獨弒而不變正其眞僞是也通義云推其事慶父弒般本欲自立國人不與懼而走之齊但假國事以行故舊史言如耳春秋因而不變者緣季子之心而爲之諱也後出奔莒不復諱者正其罪也子般弒獄于鄧扈樂季子親親不探其情及其再弒閔公罪益大乃拒奚斯之請而誅焉季子之治慶父先以仁後以義春秋所賢也故季子諱之亦諱之季子罪之亦罪之也

狄伐邢（疏）杜云邢國在廣平襄國縣大事表云僖二十五年衛滅邢後入于晉今爲直隸順德府之邢臺縣後以賜申公巫臣爲邢大夫說文邑部邢周公子所封地近河內懷按漢書地理志趙國襄國故邢國續漢志襄國故城在順德府城西南與河內絕遠河內之邢蓋卽春秋之邢丘與又云按自宣十五年以前凡單言者皆赤狄也其別有六曰東山皐落氏曰廧咎如曰潞氏曰甲氏曰留吁曰鐸辰

皇淸經解續編卷千二百十四終

子汝蓁校字

丹徒陳慶年參校

公羊義疏二十七　句容陳立卓人著

閔元年盡二年

閔公疏十行本有春秋經傳解詁閔公第四校勘記云唐石經下有附莊公卷四小字今據以分卷按二年注云繫閔公篇於莊公篇下者子未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傳曰則曷爲於其封內三年稱子緣孝子之心則三年不忍當也當仍附莊公第三末校勘記又云十行本又有閔公二大字下有起元年盡二年六小字閩監毛本脫史記魯世家先是慶父與哀姜私通欲立哀姜娣子開及莊公卒而季友立斑十月己未慶父使圉人犖殺魯公子斑於黨氏季友奔陳慶父竟立莊公子開是爲湣公釋文閔公名啟方莊公之子母叔姜史記云名開謚法在國遭難曰閔左氏疏引世族譜云名啟方漢景帝諱啟開因是而亂杜譜云啟從世本文

元年春王正月

公何以不言即位繼弒君不言即位注復發傳者嫌繼未踰

年君義異故也明當隱之如一疏釋文繼弒申志反校勘記云當本作繼殺僖元年繼弒同又此二年弒音試下及注同當本作殺音試○注復發至如一○莊元年傳云公何以不言即位春秋君弒子不言即位君弒則子何以不言即位隱之也此傳義與彼同復發此傳故何解之也穀梁傳曰繼弒君不言即位正也親之非父也尊之非君也繼之如君父也者受國爲兩成君與未成君雖異受國者視之如一明臣子特當隱痛之突告疏云莊公繼弒弒是齊侯閔公繼弒弒是慶父何氏當知不嫌此異而知爲所繼之君成與不成者可以解即位之義欲道後君痛其見弒不忍即其位處明據恩之淺深無弒者內外之義故也

孰繼注據子般弒不見疏注據子至不見○莊三十二年書子般卒故

繼子般也孰弒子般慶父也疏校勘記云唐石經此弒字磨改當是本作殺按此作殺非也魯世家班長悅梁氏女往觀圉人犖自牆外與梁女戲圉怒鞭犖莊公聞之曰犖有力焉遂殺之未可鞭而置也斑未得殺十月己未慶父使圉人犖殺公子斑與左傳同

殺公子牙

今將爾疏孔氏廣森本今作本云本舊作今據釋文出本將音則陸氏本作本上傳云今將爾此傳云本將爾義各有施作本字者長今從陸氏下同

季子不免慶父弒君何以不誅將而不

免遏惡也〔疏〕言將者事未形而意先至故殺之以絕其萌所以止亂也既而不可及因獄有所歸不探其情而誅焉親親之道也〔注〕論季子當從議親之辟猶律親親得相首匿當與叔孫得臣有差〔疏〕繁露王道云魯季子之免罪吳季子之讓國明親親之恩也通義云將而縱之是與成其弒也既已弒矣不及得救季子以愛兄之道受遜之賊之過其幾於仁乎〇注季子至首匿〇周禮大司寇職以八辟麗邦法附刑罰一曰議親之辟公羊古義云漢書地節四年詔曰父子之親夫婦之道天性也雖有患禍猶蒙死而存之誠愛結於心仁厚之至也豈能違之哉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孫匿大父母皆勿坐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孫罪殊死皆上請廷尉以聞鹽鐵論周秦云自首匿相坐之法立骨肉之恩廢而刑罪多聞父母之於子雖有罪猶匿之唐律疏義名例篇云諸同居若大功以上親及外祖父母外孫若孫之婦夫之兄弟及兄弟妻有罪相爲隱小功以下相隱減凡人三等是親親得相匿也又云卽遣人代首若於法得相容隱者爲首及相告言者聽如罪人自首法是親親得相首也今律有犯罪自首條遣人代首若於法得相容隱者爲之首及彼訐發互相告言各如自首法小功緦麻親首告減罪三等無服之親減一等又有親屬相爲容隱條凡同居

若大功以上親及外祖父母外孫妻之父母女壻孫之婦夫之兄弟兄弟妻有罪相為容隱奴婢雇工人為家長隱皆勿論按唐律文云謀叛以上者不用此律今律親屬首告者正犯俱免罪則亦不用容隱律此慶父弒君季子得從議親之辟者謀叛謀反謀大逆始謀尚未成當先絕其惡殺公子牙是也慶父事已成獄有所歸亦即因之推親親之義臨其出走也下文名于汝上使公子魚請亦不可令人矣○注當與至有若○宣五年叔孫得臣卒注不日者知公子遂欲弒君為人臣知賊而不言明當誅則得臣知遂謀逆不宥容隱致成其弒故貶去月季子內不可及父獄有所歸不探其情故與得臣有若也按注云有若亦止謂若於得臣耳弒君之賊雖日親親究難令繼季子之不探其情似亦未能全謂無過故解詁箋云得臣繫遂私亦季友知賊不誅坐視子般閔公之弒以成其立僖之功春秋褒其功而誅其意於不書葬閔公殺慶父見之弒君之賊嘗得援親親者隱之律哉劉氏此論甚正

惡乎歸獄歸獄僕人鄧扈樂

疏 左傳作閽人牽史記同彼注引服虔左注云閽人掌養馬者羣其名也盧氏文弨鍾山札記云扈與左氏閽人同義鄧當其姓爾通義云養馬者曰扈見宣十二年注然則扈即圉也周禮閽人掌養馬芻牧之事昭七年左傳馬有圉牛有牧是也羣樂聲同

曷為歸獄僕人鄧扈樂 注 據師還也

疏 注據師還也○

即莊八年師還是也彼傳云還者何善辭也此滅同姓何善爾非師之罪也注明君之使重在君舊疏云莊八年尊者使師滅同姓而歸善於師今則尊者使樂殺子般而反歸惡於樂故難之

莊公存之時樂曾淫于宮中疏校勘記云唐石經亦作于按當作於疏中毛本改於舊疏云即左氏傳云雩講於梁氏女公子觀之圉人犖自牆外與之戲也者得與此合魯世家云斑長說梁氏女往觀圉人犖自牆外與梁氏女戲按左氏謂爲女公子則非梁氏女故杜云子般妹彼傳止言與之戲杜云以慢言戲之似與此淫異然以國君女公子而圉人敢與之戲則淫可知曾者玉篇云才登切經也廣韻同羣經音辨曾曾也樂曾淫于宮中也

子般執而鞭之疏左傳云子般怒使鞭之世家云斑怒鞭犖是也

莊公死慶父謂樂曰般之辱爾國人莫不知盍弒之矣使弒子般疏左傳冬十月己未共仲使圉人犖賊子般于黨氏魯世家季友竟立子般爲君如莊公命侍喪舍于黨氏慶父欲立哀姜娣子開使圉人犖殺魯公子斑於黨氏校勘記云釋文作盍殺唐石經此弒字磨改亦本作殺按此作殺是也按時般已爲君作弒亦可

然後誅鄧扈樂而歸獄焉注殺鄧扈樂不書者微也

季子至而不變焉注至者問君弒

從家至朝季子如樂勢不能獨弑而不變正其眞僞疏校勘記云唐石經及諸校本同惠士奇說易出辯之不早辯釋文載荀爽古文辯作變棟案變卽辯也猶言不探其情古變辯通漢書鄒陽傳魯公子慶父使僕人殺子般獄有所歸季友不探其情而誅焉是也○注至者至眞僞○通義云至者自陳至也郎下季子來歸是也按左氏云成季奔陳何氏所不取史記注引服云季子內知慶父之情力不能誅故避其難出奔蓋不變而出焉

齊人救邢疏穀梁傳善救邢也注善齊桓得伯之道

夏六月辛酉葬我君莊公疏包氏愼言云夏六月經有辛酉厤爲七月之九日按宜八日穀梁傳莊公葬而後舉謚謚所以成德也於卒事乎加之矣

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洛姑注時慶父內則素得權重外則出奔彊齊恐爲國家禍亂故季子如齊閉之奉閔公託齊桓爲此盟下書歸者使與君致同主書者起託君也疏左傳作落姑杜云齊

地穀梁釋文洛姑一本作路姑路洛落音義通顧氏炎武唐韻正十九鐸落慮各反古音路漢書楊雄傳虎路三嵏晉灼曰路音洛大事表云在今泰安府平陰縣界沈氏欽韓云洛姑即溥姑聲之緩耳在青州博興縣東北十五里○注故季至此盟○下云季子來歸故知其如齊也大夫出入不兩書故不書季子之如齊也莊三十二年杜注云閔公年八歲是年九歲未知國事故知季子如齊奉閔公託齊桓也○注下書至致同○舊疏云正以大夫歸例不書而下經書歸故如此解○注主書至君也○舊疏云謂主書此盟又下文即書季子來歸者欲起季子託君于齊侯矣所以不書公至自洛姑者桓之會不致故也左傳以爲請復季友劉氏逢祿左傳攷證云閔公時年八歲安得能爲此何邵公言得其實矣按如左氏以季友奔陳何爲請之齊侯與

季子來歸

其稱季子何注据如陳名不稱季卒不稱子疏注据如至稱子○見莊二十七年僖十六年

賢也注嫌季子不探誅慶父有甚惡故復於託君安國賢之所以輕歸獄顯所當任達其功不稱季友者明齊

繼魯本感洛姑之託故令與高子俱稱子起其事 疏 說苑尊賢云國家惛亂而良臣見魯國大亂季友之賢見○注嫌季至賢之○舊疏云嫌有趙盾不誅趙穿而獲弒君之惡故曰甚惡也通義云先君之母弟稱季子王季子是也莊公之篇友未稱弟今以過惡功大故特從先君母弟之貴稱之顯其賢也後不恒書季者率師盟聘並以君命異於前臣名以是內臣與王季子來聘得從內錄尊敬辭者故但於來歸及卒此二事不繫君者字之而已○注所以在其功○傳疏云所以輕歸獄者欲輕季子往前縱慶父歸獄之過顯所當任謂書季子來歸明託君而還欲顯當存國之任言達其功者欲達其存國之功矣○注不稱至其事○決僖十六年卒書季友也下二年齊高子來盟傳高子者何齊大夫也何以不名喜之也何喜爾正我也其正我奈何莊公死子般弒閔公弒比三君死曠年無君設以齊取魯曾不興師徒以言而已矣桓公使高子將南陽之甲立僖公而城魯魯人至今以為美談曰猶望高子也是高子存爲故稱子以起其喜惟齊之所以遺高子存魯也此季友洛姑之託故亦書子以高之故爲與高子起其事也穀梁傳曰其曰季子貴之也下齊高子來盟傳亦曰其曰高子貴之也亦見二文相起其言來歸

何 注 據召歸不書隱如言至 疏 注據召歸不書○莊公三十二年傳云莊公召季子季子

至而授之以國政彼注云至不書者內大夫出與歸不兩講是也○注隱如言至○昭十四年隱如至自晉是也喜之也注季子來歸則國安故喜之而變至加錄云爾蓋與賢相起言歸者主為喜出言來者起從齊自外來盟不日公不致者桓之盟不日其會不致信之也疏注季子至云爾○左傳季子來歸嘉之也杜云季子志於社稷為國人所思故賢而字之後漢書麗參傳季子來歸魯人喜其舒難○注蓋與賢相起○舊疏云謂稱字所以賢之變至言歸所以甚之亦起其賢故與賢相起○注言歸至外來○解所以不言至言來歸義也季子會齊侯洛姑無明文書來以起其自齊來也○注盟不至之也○見莊十三年傳

冬齊仲孫來

齊仲孫者何公子慶父也公子慶父則曷為謂之齊仲孫繫之齊也曷為繫之齊注據欒盈出奔楚還不繫楚疏注據欒至繫楚○襄二十一年晉欒盈出奔楚襄二十三年欒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不繫楚也公子慶父亦出奔齊而還繫齊故解之

外之也〔疏〕繁露玉英云易慶父之名謂之仲孫變盛謂之成諱大惡也又順命云公子慶父罪不當繫國以親之故爲之諱而謂之齊仲孫去其公子之親也故有大罪不奉其天命者皆棄其天倫穀梁傳曰其曰齊仲孫外之也其不目而曰仲孫疏之也注不目謂不言公子慶父皆謂絕去公子之親以外之也通義云慶父既以罪去則當近諸齊絕其公族便常爲齊人不當復來故變文不言自齊來而繫齊於上以見義也左氏不達春秋微意因謂爲齊仲孫湫來省難彼未知高子來盟不言使我無君也此時我有君令實仲孫湫必無不言齊侯使者也故知左氏誣爾按仲孫奔齊天下之惡一也齊桓宜創代名行誅不至閔公又弒今書自齊來蓋亦有貶齊之義穀梁傳曰其言齊以累桓也注言相容敖有非得聖人之義矣

曷爲外之〔注〕据俱出奔遠也〔疏〕注据俱至遠也○校勘記云鄂本遠作還諸本皆誤當訂正謂與樂盈俱出奔又俱還本國也

春秋爲尊者諱〔注〕爲閔公諱受賊人也〔疏〕此道春秋通例注家但就本事解之爾說文言部諱誋也又誋誡也玉篇隱也忌也史記秦始皇紀秦俗多忌諱之禁戰國策罰不諱強大注諱避也通義云爲尊者諱諱所屈也內不言敗盟大夫不稱公之類是也○注爲閔至人也○隱十一年傳君弒賊不討以爲無臣子也仲孫復歸公與有素焉故爲之諱

爲親者諱

注爲季子親親而受之故諱也疏通義云爲親者諱諱所痛也弑而曰薨奔而言孫之類是也漢書梁王襄傳谷永上疏曰春秋爲親者諱詩云戚戚兄弟莫遠具邇○注爲季至諱也○上云因獄有所歸不探其情而誅爲親親之道也此推季子親親之故而諱焉爲賢者諱注以季子有遏牙不殺慶父之賢故爲諱之疏通義云爲賢者諱諱所過也諱與譏之爲用一也其事在譏之限其人在尊親賢者之科然後從而諱之三者道通例耳此則主爲賢者諱也漢書師丹傳君子作文爲賢者諱○注以季至諱之○通義云慶父懼討久稽於齊閔季子至而不變乃肆志復入季子不探其情似也聽其來抑過矣書曰齊仲孫來爲前之弑惡其來爲後之弑痛其來爲季子之受惡人諱其來是以外之之甚也變言仲孫者斥慶父則非諱意按弑君之賊人人得誅季子赦於親親爲之隱忍致君再弑季子不能無過人徒以有眈牙遏惡之功後又相僖定亂此實親親之過夫子所謂觀過知仁者故春秋爲從爲賢者諱科與子女子曰以春秋爲春秋注以史記氏族爲春秋言古謂史記爲春秋注莊二十五年陳侯使女叔來聘女爲氏故有子女子也稱子者隱十一年子沈子注云著其爲師也○注以史至春秋○舊疏云謂以史記人之氏族而爲春

秋按氏族春秋之一此明齊無仲孫故舉氏族言之漢書藝文志春秋家有世本十五篇云古史官記黃帝以來訖春秋時諸侯大夫是也○注言古至春秋○言舊名史記爲春秋也劉知幾史通一云春秋家者其先出於三代按汲冢瑣語記太丁時事目爲夏殷春秋孔子曰疏通知遠書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瑣語又有晉春秋記獻公二十七年事國語云晉羊舌肸習于春秋左傳昭二年晉韓宣子來聘見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又按竹書紀年其所紀事皆與魯春秋同孟子曰晉謂之乘楚謂之檮杌魯謂之春秋其實一也然則乘與紀年檮杌其皆春秋之別名與故墨子曰吾見百國春秋蓋指此也是古者歷國史記皆號春秋也又云述仲尼之修春秋也乃觀周禮之傳法遺魯史之遺文據行事仍人道就敗以明罰因興以立功假日月而定厯數藉朝聘而正禮樂微婉其說志晦其文爲不刊之言著將來之法故能彌歷千載而其書獨行是則言古以對夫子之春秋不僅如史記然也孟子離婁下魯之春秋趙注春秋以二始舉四時記萬事之名亦謂古春秋也

齊無仲孫其諸吾仲孫與〈注〉齊有高國崔魯有仲孫氏亦足以知魯仲孫言仲孫者以後所氏起其事明主書者賊不宜來因以起上如齊實弑若出奔〈疏〉通義云言後之讀春秋者

將以春秋之文治春秋之事則前後經未見齊有仲孫者其
必知為吾仲孫與明繫之齊不嫌也○注齊有高國崔○左
傳疏引世本高敬仲生莊子莊子生傾子[illegible]○注魯有
至仲孫○即義將經內所書仲孫茂仲孫羯仲孫獲之屬是
也○檀弓疏引世本云慶父生穆伯敖敖生文伯穀穀生獻子
茂○注言仲至事明○毛本後作后謂仲孫茂以後孫以王
父字為氏於此起也宋氏翔鳳論語發微云桓六年子同生
文姜以桓三年入至六年中間無適齊之事齊侯亦未嘗至
魯以明同固桓子則同非吾子之言乃夫人譖公非桓公意
公子慶父者莊公之母弟其是齊侯之子與故經於慶父則
書曰齊仲孫以為魯非有仲孫彼實齊之仲孫也云爾慶父
欲得魯國同乎莒人滅鄫故季友於叔牙則殺而存其後於
魯慶父則絕之於齊魯人世世惡之其子公孫敖亦不能安
於魯傳之有仲孫氏以齊人脇之也仲孫氏之得安於魯以
孟獻子之賢也魯人諱其為慶父之後故不曰仲氏而曰孟
氏若其先人為莊公與母兄弟者公羊曰其諸吾仲孫與是
公羊先師未知齊仲孫之義故為疑辭也○注主書至出奔
○各本弒作殺誤依鄂本正舊疏云正以經書其來見不宜
來則知上如齊者是其犯罪而去矣通義云何氏之意得與
上相起者實如書出歸不兩書今言來明從出奔復入兩書
者例矣凡春秋之諱必使文不沒實然則書來者見其不
宜來以見如齊為實奔又以見諱奔為如為弒君出奔矣

二年春王正月齊人遷陽〔注〕不爲桓公諱者功未足以覆比滅人之惡也〔疏〕杜云陽國名正義世本無陽國不知何姓杜世族譜土地名闕不知所在與宋人遷宿文同知陽是國名蓋齊人偪而遷之大事表云今沂州府沂水縣南有陽都城地理志東海郡陽都縣下云侯國應劭曰春秋齊人遷陽是按漢志城陽國陽都縣注應劭曰齊人遷陽故陽國是爲陽之舊都其後齊人遷之是自城陽陽都遷于東海都陽故應注都陽爲齊人所遷酈元水經注亦以陽郡爲陽故國齊人利其地而遷之與應說同禮記坊記云陽侯猶殺繆侯而竊其夫人其此陽與舊疏云莊十年三月宋人遷宿彼注云月者遷取王封當與滅人同非遷陽書月故從遷王封例與滅人同非矣其自遷者大國例月小國例時僖三十一年十二月衛遷于帝丘昭九年春許遷于夷是遷國者不拘此例故陽小國書月矣與遷宿同○注不爲至惡也○決僖十七年滅項文也彼傳云孰滅之齊滅之曷爲不言齊滅之爲桓公諱也春秋爲賢者諱桓公嘗有存亡繼絕之功故君子爲之諱是也此與滅譚滅遂降鄣同皆以功未足覆惡故不爲之諱直書其遷取王封明當坐滅矣

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包氏愼言云經五月書乙酉吉禘于莊公月之七日

其言吉何注據禘于大廟不言吉疏注據禘至言吉○僖八年禘于大廟用致夫人是也校勘記大廟宋本鄂本閩本同監毛本大改太非疏及下同釋文大音泰言吉者未可以吉也注都未可以吉祭經舉重不書禘于大廟嫌獨莊公不當禘于大廟可禘者故加吉明大廟皆不當疏注都未至吉祭○廣雅釋詁云都凡也言凡廟皆未可以吉祭也舊疏云在三年之內莊公及始祖之廟皆未可以吉祭故言都爾穀梁傳吉禘者不吉者也喪事未畢而舉吉祭故非之也孔氏廣森經學卮言云禘本常事未可以吉而吉故加吉以譏之此春秋之新義也後儒乃以吉禘為祭之正名謂三年喪畢合有此審諦昭穆之禘藉實審諦昭穆當升合食于太祖何得就莊公乎按此本之譏莊公在三年之中未可入大廟先禘於新宮耳非謂於莊公禘為得禮也如得禮則不書以示譏矣○注經舉至不當○舊疏云春秋之義常事不書有善惡者乃始錄而美刺之今既已舉重特書于莊公不書于大廟則嫌莊公一廟獨不當禘大廟便可禘矣然莊公畢于始祖而言舉重者言三年之內非吉祭之時莊公最不宜吉故言舉重不謂莊公尊於始祖也何意若但書禘于莊公嫌止禘莊公失禮故加吉明皆不宜雖大廟亦不合禘矣曷為未可以吉

【注】據三年也【疏】注據三年也○舊疏云莊三十二年八月公薨至今年三月已入三年之竟故言据三年也

未三年也【注】禮禘祫從先君數朝聘從今君數三年喪畢

遭禘則禘遭祫則祫【疏】未三年也謂未滿二十五月也○注禮禘至君數○舊疏云謂爲禘祫之祭合先君死時日月而數之按竹書紀年康王三年定樂歌吉禘于先王此王者喪終之祭也所謂大禘則終王是也左傳襄十六年冬穆叔如晉聘且言齊故晉人曰以寡君之未禘祀杜云禘祀三年喪畢之吉祭是也○注朝聘至君數○舊疏云謂從今君即位以後數其年歲制爲朝聘之數按朝聘之數則如禮記王制云比年小聘三年大聘五年一朝之屬○注三年至則祫○何義以三年祫五年禘五年而再殷祭三年已滿後遭禘則行禘遭祫則行祫不拘先祫後禘也沈氏彤禘祫年月說云於魯當從何氏遭禘祫從先君數等說者以魯既僖禘與祫間舉若春秋所書僖八年秋七月之禘上推於二年之秋承閔禘之後而祫自僖八年秋七月之禘下推於文二年之秋八月歷六祫六禘而祫自宣八年夏六月之禘下推於成之二年歷三祫二禘而禘俱喪畢所遺故也其間舉無定月宣八年以夏六月禘周之六月爲夏之四月雖僭禘而其月猶從周與明堂位同此春秋所僅有者昭定之間且有當祫而禘者昭二十五年定八年則皆魯禮

之變非常法也按鄭義則異鄭以爾雅云禘爲大祭凡祭之
大者皆謂之禘祭莫大乎圜丘南郊祭法曰周人禘嚳圜丘
祭也大傳云禮不王不禘郊祭也祭地莫大乎方澤宜亦謂
之禘其宗廟莫大乎五年之祭故亦謂之禘也而宗廟之禘
亦有三大禘而外其一王制云宗廟之祭春曰礿夏曰禘此
殷禮也其一卽三年喪畢吉禘諸侯皆得行之晉叔向所謂
寡君之未禘祀是也惟三年祫五年禘乃天子之禮諸侯得
祫而不得禘祫禘之所以分者祫則殷廟之主陳於太祖未
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禘則太王王季以上遷主祭於
后稷廟文武以下穆之遷主祭於文廟昭之遷主祭於武廟
未毀之廟各於其廟祭不升合食周禮大宗伯以肆獻祼享
先王以饋食享先王注云肆獻祼祫也饋食禘也凡天子三
年喪畢而祫於太廟明年春禘於羣廟自爾之後五年而再
殷祭一祫一禘祫在秋禘在夏也故王制注云天子諸侯之
喪畢合先君之主於祖廟而祭之謂之祫後因以爲常天子
先祫而後時祭諸侯先時祭而後祫祫之歲春一礿而已魯
禮三年喪畢而祫於太祖明年春禘於羣廟是也正義引禮
緯云三年一祫五年一禘鄭注云自王道衰則虞夏殷周皆
同而皇氏禮疏以爲虞夏祫祭每年皆爲者非也彼疏引鄭
禘祫志云閔公之喪僖三年禘僖六年祫僖八年禘凡三年
喪畢新君二年爲祫新君三年爲禘皆祫在禘前閔公二年
五月吉禘于莊公則祫當在吉禘之前故禘祫志云四月祫

五月禘不譏祫者慶父作亂國家多難故莊公既葬經不入
庫門閔公早厭其亂故四月祫不譏五月即禘比月而爲大
祭又於禮少四月故書譏其速也志又云魯莊三十二年八
月公薨閔二年五月吉禘時慶父殺子般之後公懼於難不
得時葬葬則去首經乃入務自尊成以厭其禍若已練然免
喪又速二年四月夏則祫既祫又即以五月禘於其廟比月
大祭故譏其速也閔公之服凡二十二月於禮少四月又不
禫云吉禘譏其無恩也閔公以二年八月薨僖二年除喪始
祫太廟明年禘於羣廟自此以後五年而再殷祭六年祫故
八年禘僖公以三十三年十二月薨至文二年七月間有閏
積二十一月明月即祫經云八月丁卯大事于太廟躋僖公
於文公之服亦少四月以其逆祀故特譏之文公十八年二
月薨宣二年除喪而祫三年禘於羣廟自此之後亦五年再
殷祭與僖同六年祫故八年禘昭十一年五月齊歸薨十三
年平丘之會歸不及祫冬公如晉昭十四年春歸乃祫故十
五年乃禘經云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至十八年祫二十年
禘二十三年祫昭二十五年禘于襄公也又曰明堂位曰魯
王禮也是鄭以天子之禮與魯同也又詩商頌元鳥箋云三
年既畢禘於其廟而後祫祭於太祖更有禘在祫前者禮疏
引熊氏云謂三年除喪特禘新死者於廟用脩鬯人職廟用
脩注謂始禘時是也左氏說禘謂既期之後故或以元鳥箋
爲練時遷主遷廟新死者當禘祭於其廟以安之也皆與何

義不合通義云禘者殷人夏祭之名左傳曰魯有禘樂明堂位曰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大廟成王康周公特於夏祭假以天子盛禮樂嫌純同王者故不謂之禴而謂之禘以避其名猶用殷自北之義王制曰天子犆礿祫禘祫嘗祫烝諸侯礿犆禘一犆一祫嘗祫烝祫一犆一祫者非必一年一犆一年祫也一猶或也若穀梁傳一有一無爾雅云泉一見一否夏小正云一則在本一則在末其義皆為或言春礿則必犆祀一主嘗烝則必祫祭五廟禘則犆祫無常僖八年禘于大廟是祫禘也禘于莊公是犆禘也均四時之常祀也此未可以舉吉祀而舉之故加吉爾則魯無大禘但就夏祭行之先儒均無此說禮疏又云左氏說及杜預皆以禘為三年一大祭在大祖之廟傳無祫文然則祫即禘也取其序昭穆謂之禘取其合集羣祖謂之祫非公羊義

三年矣曷為謂之未三年三年之喪實以二十五月注時莊公薨至是適二十二月所以必二十五月者取期再期恩倍漸三年也孔子曰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禮士虞記曰期而小祥曰薦此常事又期而大祥曰薦此祥事中月而禫是月也吉

祭猶未配是月者二十七月也傳言二十五月者在二十五月外可不識〔疏〕注時莊至二月〇莊以前年八月薨至此年五月通數二十二月曲禮云死與往日也〇注所以至年也〇白虎通喪服云三年之喪何以二十五月以爲古民質痛於死者不封不樹喪期無數亡之則除後代聖人因天地萬物有終始而爲之制以期斷之父至尊母至親故爲加隆以盡孝子之恩恩愛至深加之則倍故再期二十五月也禮有取於三故謂之三年緣其漸三年之氣也故春秋傳曰三年之喪其實二十五月也禮記三年問云哀痛未盡思慕未忘然而服以是斷之者豈不以送死有已復生有節也哉又云然則何以至期也曰至親以期斷是何也曰天地則已易矣四時則已變矣其在天地之中者莫不更始焉以是象之也然則何以三年也曰加隆焉爾也焉使倍之故再期也又喪服小記云再期之喪三年也是爲取期再期恩倍漸三年也〇注孔子至通喪〇論語陽貨篇文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三年問云孔子曰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達喪也注達謂自天子至於庶人皇氏義疏繆播云爾時禮壞樂崩三年不行宰我大懼其往以爲聖人無微旨以戒將來故假時人之謂啟憤於夫子義在屏已以明道也按喪雖止於三年

特聖人爲之限制使賢者俯而就不肖跂而及非謂止以三年報三年免懷之恩也夫子特借此以喻之爾各本於作于依鄭本正○注禮士至常事○彼鄭注云小祥祭名祥吉也檀弓曰歸祥肉又云吉常者祥而祭禮也古文常爲祥禮記喪服小記云祥而祭禮也期而除喪道也祭不爲除喪也注此謂練祭也禮正月存親親亡至今而期期則宜用祭期天道一變哀惻之情益衰衰則宜除不相爲也言常事者胡氏承珙儀禮古今文疏義云此爲小祥當與大祥辭別故鄭不從古文按何氏亦用今文也經義述聞云常當依古文作祥小祥大祥皆祥也大祥曰薦此祥事小祥不當有異特以祥常聲近故誤祥爲常也曾子問曰宗子爲士庶子爲大夫其祭也以上牲祭于宗子之家祝曰孝子某爲介子某薦其常事若宗子有罪居于他國庶子爲大夫其祭也祝曰孝子某使介子某執其常事然則常事乃春秋祭祀之通稱小祥不得稱常事明矣按小祥古謂之練祭大祥祭始專祥名故喪服四制云期而練檀弓曰練練衣喪服小記云練筮日筮尸視濯雜記曰期之喪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是凡稱祥皆大祥也故此練祭不得直稱薦此祥事曾子問偶有常事之語不得據彼難此吳氏紱儀禮□□云此卽練祭也以一隸言則曰小祥以服變除之節言則曰練左傳特祀于主以此推之祥禫皆特祭則於寢行之可知敖氏謂特祭于祖廟不可從其儀節則雜記云自諸侯達諸士小祥之祭主人之酢也

嚌之衆賓兄弟則皆啐之是也禮士虞記祔禮云其他如饋
食注如特牲饋食之事徐氏乘義云喪之有祭始於虞故儀
禮有士虞之文其再虞三虞及卒哭之祭皆倣初虞為之矣
至卒哭之後何有祔練祥禫四祭而儀禮俱無其文何哉蓋
上虞記篇末略陳祔祭之禮而以其他加饋食一語括之所
謂饋食者即特牲饋食禮也士之祔祭倣之則練祥禫三祭
自倣特牲可知徐氏乾學讀禮通考云大曰饋食則士虞立
尸有九飯之文亦饋食也此所云饋食安知非指上虞之禮
愚則謂虞為喪祭卒哭祔為吉祭至小祥以後則彌吉矣豈
得復用喪祭之禮乎故不特祔祭加饋食即練祥禫之祭亦
莫不如饋食其異者唯小祥不旅酬大祥無無尋爵爾欲知
大小祥祭之者尚於特牲饋食篇考之按特牲饋食諸侯之
士祭祖禰之禮諸侯之禮異同無文以言之○注又期至祥
事○十行本作篇此常事校勘記云鄭本同宋本閩監毛本
常作祥按疏標起記云注又期至祥事與今儀禮同此作常
蓋涉上文而誤彼注云又復也釋名云期而小祥亦祭名也
孝子除首服服練冠也祥善也加小善之飾也又期而大祥
小祭名也孝子除繐服服朝服縞冠加大善之佈也杜佑通
典云周制士喪周而小祥又周而大祥按喪服小記云大祥
吉服而筮尸注主人變除者必服其吉服以即祭事不以凶
臨吉也疏吉服朝服也又雜記云祥主人之除也於夕為期
期朝服祥因其故服檀弓云祥而縞注縞冠素紕也祥祭之

期主人著斬服謂緇衣素裳其冠則縞冠也間傳又云期而大祥素縞麻衣者祥祭後之服也喪大記云祥而外無哭者喪服四制云祥之日鼓素琴檀弓魯人有朝祥而莫歌者單言祥皆大祥也故祝辭曰薦此祥事異於禫祭辭也○注中月而禫○彼注云中猶間也禫祭名也與大祥間一月自喪至此二十七月禫之言澹澹然平安意也釋名云間月而禫小祭名也孝子之意澹然哀思益衰也檀弓曰祥而縞是月禫徙月樂祥二十五月也是月二十七月也徙月二十八月也白虎通云二十五月而大祥飲醴酒食乾肉二十七月而禫通祭宗廟去喪之殺也鄭志答趙商云祥謂大祥二十五月是月禫謂二十七月非謂上祥之月也王肅以是月即在二十五月禫祥同月又以士虞記中月爲月中謂在祥月之中故檀弓疏云祥禫之月先儒不同王肅以二十五月大祥其月爲禫二十六月作樂所以然者以下云祥而縞是月禫徙月樂又與上文魯人朝祥而莫歌孔子云踰月則善是皆祥之後月作樂也又間傳云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又士虞禮中月而禫是祥月之中也與尚書文王中身享國謂身之中間同又文公二年冬公子遂如齊納幣是僖公之喪至此二十六月左氏云納幣禮也故王肅以二十五月禫而除喪畢而鄭康成以二十五月大祥二十七月而禫二十八月而作樂復平常鄭必以爲二十七月禫者以雜記云父在爲母爲妻十三月大祥十五月而禫爲母爲妻尚祥禫異月豈

容三年妻之喪乃祥禫同月若以父在為母屈而不伸故延禫月其為妻亦當不伸祥禫異月乎按喪服小記云妾祔於妾祖姑亡則中一以上而祔又學記云中年考校皆以中為間謂間隔一年故以中月為間隔一月也下云祥而縞是月禫從月樂是也謂大祥者縞冠是月禫謂是此禫月而禫二者各自為義事不相干故論語云子於是日哭則不歌文無所繼亦云是日文公二年公子遂如齊納幣者鄭箴膏肓僖公母成風主婚得權時之禮若公羊猶譏其喪娶其餘人朝祥莫歌及喪服四制云祥之日鼓素琴及夫子五日彈琴不成聲十日成笙歌並孟獻子禫縣之廚皆據省樂忘哀非正樂也其八音之樂工人所奏必待二十八月也即此下文是月禫徙月樂是也其朔祥莫歌非正樂是樂之細別亦得稱樂故鄭云笑其為樂速也其三年問云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據喪事終除喪去杖其餘哀未盡故更延兩月非喪之正也彼疏又引聖證論王肅難鄭云若以二十七月禫其歲末遭喪則出人四年喪服小記何以云再期之喪三年如王肅此難則為母十五月而禫出人三年小記何以云期之喪二年明小記所云據喪之大斷也又肅以月中而禫按曲禮喪事先還日則大祥當在下旬禫祭又在祥後何得云中月而禫又禫後何以容吉祭故鄭云二十七月也戴德喪服變除禮二十五月大祥二十七月而禫故鄭依而用焉按何氏下注云是月者二十七月也是與鄭義同汪氏疏鈍翁類稾云

按禮親喪外除兄弟之喪內除杖期猶祥禫間月豈三年重服而反祥禫同月乎春秋文二年冬公子遂如齊納幣益信公之喪已二十六月矣而公羊氏譏其喪娶由此言之當從鄭氏無疑金氏榜禮箋云三年問曰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者謂至親以期斷加隆焉使倍之故再期也明喪三年者爲再期喪服小記亦云再期之喪三年也據再期言之爲二十五月通數禫月爲二十七月義本相通杜氏通典載鄭學之徒曰伯叔無禫十三月而除爲母妻有禫十五月而畢爲君無禫二十五月而畢爲父長子有禫二十七月而畢明所云喪以期斷者禫不在期中也禮記二十五月畢者則禫不在祥月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者論其正二十七月而禫者明其加又云通典承期鄭義謂二十五月終而大祥受以祥服素縞麻衣二十六月終而禫受以禫服二十七月終而吉吉而除榜謂雜記注云祥祭朝服始卽吉正祭服也喪服小記云除成喪者其祭也朝服縞冠是也祭猶縞冠則未純吉也既祭乃服大祥素縞麻衣釋禫之禮云元衣黃裳則是禫祭元冠矣黃裳者未大吉也既祭乃服禫服朝服綬冠踰月吉祭乃元冠朝服既祭元端而居復平常也是通典言二十七月終而吉與鄭義合祥禫異月兩漢經師更相傳授者無異說也自子雍好爲野言存辨蜂起雖鄭學之徒申明之學者猶或依違其間甚矣禮學之難明易晦也胡氏培翬儀禮正義云今案禮記問傳曰期而小祥食菜果又期而大祥

有醴醬中月而禫禫而飲醴酒始飲酒者先飲醴酒始食肉者先食乾肉又日期而小祥居堊室寢有席又期而大祥居復寢中月而禫禫而牀又日期而小祥練冠縓緣要絰不除又期而大祥素縞麻衣中月而禫禫而纖無所不佩據間傳凡三言中月而禫與期而小祥又期而大祥皆爲特起之辭文不相屬則禫與大祥異月明甚若加王肅之說則必改中月之文爲月中而後可且一月之中既舉祥祭又舉禫祭不嫌於數乎雜記云期之喪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是禫與祥異月之明證不得謂十五月而禫者禫亦在祥月中也禮文章顯如是而後人循有謂王說與本卞禮親喪宜厚故鄭說沿用至今何與按白虎通喪服云三年之喪再期二十五月又云二十七而禫亦以禫與祥異月宋書禮志王準之議鄭元喪制二十七月而終學者多云得禮晉初用王肅議祥禫共月遂以爲制江左以來唯荀朝施用搢紳之士猶多遵元議宜使朝野一禮晉武爲王肅外孫故有晉用其義江左搢紳仍遵鄭義也○注是月至未配○已上皆士虞記又彼注云是月是禫月也當四時之祭月則祭猶未以某妃配某氏哀未忘也少牢饋食禮祝祝曰孝孫某敢用柔毛剛鬣嘉薦普淖用薦歲事于皇祖伯某以某妃配某氏尚饗吉祭者四時之常祭爲日吉吉者對祥禫爲喪祭也吉祭與禫同月　月而兩祭禫在寢吉祭在廟也吳氏廷華儀禮章句云吉祭必以某妃配此未配者爲父祔而母先卒者言之

益死者初遷廟生者初除喪餘哀尚在不敢純用吉禮也盛氏世佐儀禮集編云婦人無廟其妃之先卒者祔于皇祖姑俟其夫遷廟之後乃合食焉所謂配也未配則但祭考而已江氏筠讀儀禮私記云注引少牢饋食辭特以證明配字耳又云猶未配蓋士於母之先亡者言禰季野謂無因子孫之除喪而去祖妣不配之理其言是矣而又云所謂配者以新死者之主配食于祖禰此但祔祭祖禰而不以新死者配之按士祔祭之禮未聞且卽祔食于祖禰亦不得言配其說非也褚氏寅亮儀禮管見云吉祭兼祖禰在內猶未配則專指新死者之父而母先殁者言儀禮正義云前此喪祭固未以母配今吉祭在禫月猶未以母配也若禫月後而遇吉祭則當以母配矣配字之義諸家指母先亡者言之甚是○注是月至不譏○解是月卽禫月也後漢書陳忠傳云先聖緣人情而著其節服制二十五月故以二十五月爲正服衰麻旣除故此外可從末減也故文二年冬公子遂如齊彼傳曰譏喪娶在三年之外何以譏三年之內不圖昏注僖公以十二月薨至此冬未滿二十五月納采問名納吉皆在三年之內故譏亦以在二十五月內故也

其言于莊公何

〔注〕据禘于大廟不言周公禘僖公不言僖公〔疏〕注据禘至周公○卽僖八年秋七月禘于大廟用致夫人是也知大廟周公者文十三年傳云周公稱大廟禮記明堂位云以禘禮祀周公于太廟

是也○注祫僖至僖公○校勘記云段玉裁校本宮乃公誤按疏引定八年注作僖公彼疏云不言從祀僖公今按定八年從祀先公傳云從祀者何順祀也注云不書禘者後祫亦順非獨禘也不言僖公者閔公亦得其順是以不言僖公也亦彼實禘而言祫者明從祀即包有祫對文二年之躋僖公爲祫時事故言定八年以後祫祭皆順也舊疏引文二年傳釋此注然彼經明云躋僖公則非不言僖公矣

未可以稱宮廟也〔注〕時閔公以莊公在三年之中未可入大廟禘之于新宮故不稱宮廟明皆非也〔疏〕穀梁疏云吉禘于莊公即是莊公之立宮而不稱宮者公廟雖立訖而公服未除至此始二十二月未滿三年故不得稱宮也○注時閔至非也○左傳僖三十三年曰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於主烝嘗禘於廟注以新死者之神祔之於祖尸柩已遠孝子思慕故造木主立几筵焉特用喪禮祭祀於寢不同之於宗廟宗廟四時常祀自如舊也三年禮畢又大禘乃同之于吉正義三年喪畢致新死者之主以進於廟廟之遠主當遷入祧於是大祭于大廟以審定昭穆謂之禘自諸侯上達天子之制也按杜孔謂三年喪畢乃致新死者入廟是也乃以四時常祀自如其舊則非禮記王制云喪三年不祭又喪服小記云喪者不祭曾子問兩言緦不祭儀禮喪服言有死于宮中者爲之三月不舉祭蓋

唯天地社稷越紼行事此外則遭喪皆不祭也左傳云烝嘗
禘于廟者士虞疏引服注云三年喪畢遭烝嘗則行禘於廟
焉明此謂三年後也左氏既云特祀於主此乃指喪中之練
祥禫三祭新死者之主除喪後乃始遷主於新廟而行烝嘗
禘爾徐氏乾學云左氏原為作主立傳則專指新死者而吉
何為泛及於他廟之常祀故知傳所謂廟乃謂喪畢遷主之
新廟而非祖宗昭穆之傳廟矣所以為是言者蓋卒哭而祔
但祔祭其主於祖父之廟祭畢反於寢而死者未嘗有事廟
故止可脩主而不可稱廟至喪畢而入新廟始可專享一廟
之祭故曰烝嘗禘於廟按徐氏說左傳極為明斷何氏此注
亦云閔公以非公在三年之中未可入大廟也其實新廟亦
未可入也故云皆非何氏謂三年喪畢遭祫則祫遭禘則禘
蓋時適應禘閔公急欲厭亂而又未便即禘太廟故先行之
於新宮也喪尚未畢得有新宮者文二年穀梁傳曰作主壞
廟有時日於練為壞廟之道易檐可也改塗可也但言壞舊
廟不言遷新主蓋練時先遷舊主三年後納新主易檐改塗
非一朝一夕之事又尚有數廟諸儀故徐氏乾學云祧遷之
時當行之事非一遷高祖之主而壞其廟一事也改易高祖
之廟而納祖考之主又一事也遷祖考之主而壞其廟一事
也改易祖考之廟以納新死者之主又一事也古人知數事
不可並舉故豫其期於練遞至三年喪畢而祧禮告成廟亦
堅完然後可以徐奉吾親之主此古人用心之慎也蓋時去

除喪已近新廟應已落成特故得先奉新主於內行禘禮爲徐氏又云或疑七廟五廟無虛主意當謂舊主出卽當納新主無曠日遲久之理按會子問云七廟五廟無虛主虛主者唯天子崩諸侯薨與去其國與祫祭於祖爲虛主爾斯亦姑引其端其實虛主之事不止此也國有水旱之災則虛主昭十八年左傳鄭災子產使祝史從祏於周廟是也修廟則虛主文十三年世室屋壞譏不修也修廟時主必納於夾室不獨壞廟爲然練時主人火室三年遷禘昭穆而祧之又何嫌於虛主乎成公三年新宮災穀梁傳曰禰宮也追近不敢稱諡恭也宣公薨已二十九月猶言追近三年入廟之期追一定不可易矣惠氏士奇春秋說云吉禘于莊公不於太廟何也禘于太廟而致莊公焉因莊公而行吉禘故書曰吉禘于莊公莊公之喪未滿二十五月故書吉以譏之吉禘者新主入廟與先君相接因是而爲大祭故不稱宮明非廟也則在太廟何疑在太廟何爲不書禘嫌也何嫌爾吉禘于太廟致莊公則嫌莊公不應致與禘于太廟用致夫人同夫人不應致故書致莊公不應吉故書吉用者謂用禘也按惠說非是若是禘于太廟而致莊公則但書吉禘莊公可矣曰于明在莊公廟也莊公喪尚未滿亦不應致如實致莊公於太廟有何嫌而不書致乎故杜亦云三年喪畢致新死者之主於廟廟之遠者當遷入祧因是大祭以審昭穆謂之禘莊公喪制未閔時別立廟廟成而吉祭又不於太廟故詳書以示譏也

惟杜以為別立廟則又杜之臆見耳未可從

曷為未可以稱宮廟注据言禘也疏注言禘也○古者禘必于廟既言禘宜言宮廟矣舊疏云正以禘是吉祭之稱既得言禘何故不得稱宮廟是也按僖八年云禘于太廟是禘必稱廟也而傳言不得稱宮廟故難之

在三年之中矣注當思慕悲哀未可以鬼神事之疏注當思至事之○禮記檀弓云始死瞿瞿如有求而弗得既葬皇皇如有望望而弗至練而慨然祥而廓然皆思慕悲哀之義也胡氏培翬儀禮正義云死者體魄以葬為歸死者魂氣以廟為歸周制虞而作主卒哭祔主奉新死者之主祭於祖廟并祭於祖使魂氣相連屬故祔不於練而於卒哭為欲其神之早得所歸也然人子居廬哭泣不忍遽以為神而遠之故祔訖反主於寢且亦以舊廟未毀新廟未成主不可以遷入也至練更作栗主於寢祭之自是而祥禫皆然以喪祭不可行於祖廟中也至三年喪畢乃遷栗主於新廟而四時之祭行焉

吉禘于莊公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不三年也注與託始同義疏注與託始同義○隱二年九月紀履緰來逆女傳外逆女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不親迎也始不親迎昉於此乎前此此矣前此則曷為始乎此託始焉爾曷為託始焉爾春秋之始也此此與彼同義通義云檀弓曰魯莊公之喪

既葬而絰不入庫門士大夫既卒哭麻不入可以見即吉之
違矣文公因之欲入喪而後不能宣公自以弟繼兄無子道
遂復踰年吉娶積習爲常至於滕定公復三年之喪父兄百
官以爲宗國魯先君莫之行有自來矣故於變禮之始重譏
之按詩檜風序素冠刺不能三年也箋云喪禮既祥祭而縞
冠素紕時人皆解緩無三年之恩於其父母而廢其喪禮則
三年列國已有不行者魯秉周禮或至此始變故春秋重而
譏之也蓋三年之喪不行已久故於此託始附梁氏玉繩瞥
記云文二年傳譏喪娶也蓋周衰禮廢三年之喪久已不行
論語宰我問三年喪一章乃親身說法疏引繆協謂宰我思
啟憤於夫子以戒將來義在屈己明
道此解最確與齊宣王欲短喪同

秋八月辛丑公薨疏包氏愼言云八月無辛丑九月之二十五日也長麻置閏於六月故八月有辛丑按差繆略辛丑作辛酉則正與麻合爲八月之十五日也

公薨何以不地隱之也何隱爾弑也孰弑之慶父也疏校勘記云何隱爾弑也唐石經諸本同釋文弑作殺云音試下及注同魯世家湣公二年慶父又與哀姜通益甚哀姜與慶父謀殺湣公而立慶父慶父使卜齮襲殺湣公於武闈左傳公傅奪卜齮田公不禁秋八月辛丑共仲使卜齮賊公于武闈是也

按閔公時始十歲烏能貴艾禁傳奪田卜齮卽至不肖亦必不卽此怨公蓋亦慶父歸獄于卜齮之語爾殺公子牙今將爾疏孔氏廣森通義本改今作本義見上季子不免慶父弒二君何以不誅將而不免遏惡也既而不可及緩追逸賊親親之道也

注與不探其情同義不書葬者賊未討疏注與不至同義○上元年傳云既而不可及因獄有所歸不探其情而誅焉親親之道也是也漢書鄒陽傳慶父親弒閔公季友緩追免賊春秋以爲親親之道也隨讖論周泰云聞兄弟緩追以免賊未聞兄弟之相坐也皆本公羊爲說○注不書至未討○隱十一年傳弒則何以不書葬春秋君弒賊不討不書葬以爲無臣子也慶父出奔未死故云賊未討彼言不此言未者舊疏云欲道於後討得之卽僖元年傳於是抗輈經而死是也又云隱十一年傳公薨何以不地注云據莊公薨于路寢然則此傳云公薨何以不地者亦據莊公但從彼注省文故也

九月夫人姜氏孫于邾婁注爲淫二叔殺二嗣子出奔不如文姜于出奔貶之者爲內臣子明其義不得以子絕母凡公夫

人奔例日此月者有罪【疏】魯世家云釐公亦莊公少子哀姜恐奔邾○注不如至絕毋○莊元年夫人孫于齊傳云夫人何以不稱姜氏貶曷爲貶與弒公也是其於奔時貶也又僖元年夫人氏之喪至自齊傳夫人何以不稱姜氏貶曷爲貶與弒公也然則曷爲不於弒焉貶貶必於其重者莫重乎以其喪至也是亦有貶文第不於此出奔貶云爾然者正假以爲內臣子明子不絕毋之義耳非謂夫人可不貶也左疏引服虔云文姜殺夫罪重故去姜氏哀姜殺子罪輕故不去姜氏亦謂殺子輕於殺夫故得藉以張毋子義也○注凡公至有罪○昭二十五年九月己亥公孫于齊是公孫書日夫人與公敵體其孫宜亦書日而此及莊元年三月夫人孫于齊皆書月明文姜哀姜皆有罪故去日略之以示義

公子慶父出奔莒【注】慶父弒二君不能復見所以復見者起季子緩追逸賊也不日者內大夫奔例無罪者日有罪者月外大夫奔例皆時【疏】魯世家云魯人欲誅慶父慶父恐奔莒穀梁傳其曰出絕之也○注慶父至復見○宣六年晉趙盾衛孫免侵陳傳云趙盾弒君此其復見何彼注云據宋督鄭歸生齊崔杼弒其君後不復見是則弒君之

賊不當復見此慶父弒二君復書于經故解之穀梁傳曰慶父不復見矣疏弒二君罪重不當復見故特顯之其實此卽不宜復見矣○注所以至賊也○宣六年傳又曰親弒君者趙穿也彼注云復見趙盾者欲起親弒者趙穿非盾此復見慶父起季子緩追逸賊故得出奔各有所起也通義云不復言仲孫者本爲內諱今畏討出奔是內已正其罪無所諱也注按上言齊仲孫爲賊不宜復來故諱此出奔與上相起○注是不日至者月○襄二十三年冬十月乙亥臧孫紇出奔邾出奔者內大夫奔無罪者日也此及昭十二年冬十月公子整出奔齊皆有罪者月也文八年公孫敖奔莒彼實有罪書丙戌彼注云日者嫌赦罪明則起君弱故諱使若無罪者是也○注外大至皆時○襄二十七年夏衞侯之弟鱄出奔晉是外大夫無罪奔者襄二十八年夏衞石惡出奔晉冬齊慶封來奔外大夫有罪奔者也而皆時明外大夫從略故不別有罪無罪也

冬齊高子來盟

高子者何齊大夫也注以有高傒也疏注以有高傒也○莊二十二年及齊高傒盟于防　何以不稱使注据鄭伯使其弟語來盟疏注据鄭至來盟○相是也

十四年夏鄭伯使其弟語來盟是也我無君也〔注〕時閔公弑僖公未立故正其義明君臣無相適之道也春秋謹於別尊卑理嫌疑故絕去使文以起事張例則所謂君不使乎大夫也〔疏〕注時閔至道也○莊九年注云鄭國之臣猶吾臣也故君不適大夫時閔弑僖未立我無適者故立其使文莊九年公及齊大夫盟于後彼齊無君而書公者彼書及齊大夫使若眾然故不諱與大夫盟也○注則所至大夫也○成二年齊侯使國佐如師傳云君不行使乎大夫此其行使乎大夫何佚獲也彼為齊君佚獲宜絕故賤之與此異然則何以不名〔注〕據國佐盟名〔疏〕注據國佐盟名○即成二年及國佐盟于袁婁是也喜之也何喜爾正我也〔疏〕穀梁傳曰其曰來喜之也其曰高子貴之也盟立僖公也杜云為人貴之故不書名子者男子之通稱其正我奈何莊公死子般弑閔公弑比三君死曠年無君〔注〕與曠年無君無異〔疏〕注與曠至無異○舊疏云正以莊公死子般即位子般弑閔公即位閔公弑僖公即位君常不絕而傳言曠年無君者正以三年之內三君比死與曠年無君無異非實無君也設以齊取魯會

不與師徒以言而已矣注設時勢然疏通義云時季子力不能立傳公相與適邾婁設桓公不為魯定僖公之位使我曠年無君則國幾亡矣以言者喻其易按傳意謂魯三君比死曠年無君及其時勢若以齊取魯可不與師徒以言而已若言傳微而定之謂左傳上元年云桓公曰魯可取乎蓋齊桓本有取魯之心故傳舉以設文可取而竟不取故喜之甚也會者淮南修務訓注會則也檀弓注則之言會會不與師徒即則不與師徒也論語季氏篇會謂泰山皇疏會之言則先進會由與求之問孔曰則此二人之問皆是桓公使高子將南陽之甲注南陽齊下邑甲革皆鎧胄也疏注南陽齊下邑○孟子告子篇遂有南陽趙注山南曰陽岱山之南謂之南陽也釋名釋州國云南陽在國之南而地陽也閻氏若璩釋地云左傳晉於是始啟南陽杜注在晉山南河北故曰南陽余謂即今太行山之南河南濟源修武溫縣地孟子遂有南陽趙注岱山之南余謂史稱泰山之陽則魯其陰則齊南陽屬齊必齊之地採插入魯界中者魯故欲一戰有之二南陽所指各不同全氏祖望經史問荅云問遂有南陽按晉之南陽易曉而齊之南陽僅一見於公羊傳所云高子將南陽之甲以城魯一見於國策所云楚攻南陽閻百詩以為泰山之陽本是魯地特久為齊奪者似得之而先生以為南陽即汶陽其說果何所據荅

曰此以漢地志及水經注合之左傳便自了然蓋山南曰陽是南陽所以得名也水北曰陽是汶陽所以得名也春秋之世齊魯所爭莫如南陽隱桓之世以許田易泰山之祊是以南陽尙屬魯及莊公之末則似已失之故高子將南陽之甲以城魯然僖公猶以汶陽之田賜季友則尙未盡失而魯頌之祝之以居常與許常亦南陽之境盍大半入齊矣自成公以後則盡失之蓋汶水出泰山郡之萊蕪縣西南過贏縣桓三年公會齊侯于贏是也又西南過牟縣牟故魯之附庸也又東南逕泰山又東南流逕龜陰之田即左氏定十年齊所歸也又東南逕明堂又西南流逕徂來山又南流逕陽關即左氏襄十七年逆臧紇之地又南逕博縣即左氏哀十一年會吳伐博是也又南逕龍鄉即左氏成二年齊侯圍龍是也又南逕梁父之冤裘城左氏隱十一年所營也又西南逕剛縣漢之剛乃春秋之闡其西南則汶陽之田又西南則棘左氏成三年所闡也又西南爲遂則莊十三年齊人所滅也又西南爲下讙左氏桓三年齊侯逆姜氏之地又西南爲郕則叔孫氏邑又西南爲平陸拔左氏鄆讙龜陰陽關皆齊魯接境地通而言之皆汶陽之田而皆在泰山之西南汶水之北則汶陽非即南陽乎然則南陽地廣不僅一邑注以爲齊下邑亦約略之辭○注甲革至胄也○通義云甲甲士也齊桓公作內政有中軍之鼓有國子之鼓有高子之鼓各帥五鄉焉南陽者蓋即高子所帥鄉名也禮既夕云甲胄干管注甲鎧

也禮記曲禮云獻甲者執冑注甲鎧也又樂記云車甲衅而藏之武庫注甲鎧也詩叔于田序繕甲治兵箋甲鎧也甲皆不兼冑言之此云將南陽之甲猶云將南陽之兵國策秦策秦下甲而攻趙注甲兵也是也兵必有鎧冑故連叙及之皆革所爲故曰甲革本其所以稱甲義也其實古人兵字亦專指戎器言所謂五兵也故曰天生五材誰能去兵御覽引世本蚩尤以金作兵器一弓二殳三矛四戈五戟周禮司右五兵注司馬法曰弓矢圍殳矛守戈戟助是也書誥爾戎兵詩踴躍用兵左傳無以鑄兵皆與甲同指所用言故孟子梁惠王云棄甲曳兵後世始以執兵之人爲兵猶以被甲之士爲甲也蓋春秋時已有此語故孟子言抑王興甲兵蓋兼人與器言之矣

立僖公而城魯或曰自鹿門至于爭門者是也或曰自爭門至于吏門者是也

〔疏〕校勘記云爭門唐石經諸本同說文淨魯北城門池也从水爭聲士耕切又才性切許據公羊當作淨門以水名其門也何注本省作爭自鹿門至于爭門者自南門至于北門也段氏玉裁說文注云淨者北城門之池其門曰爭門則其地曰爭从爭旁水也廣韻曰埩北埩七耕反魯城北門池也說文作淨蓋古書有作埩者矣城北誤倒釋文鹿門魯南城東門也襄二十三年左傳臧孫紇斬鹿門之關以出奔邾即此吳氏麥雲經說云說文淨魯北城門池也徐楚金引此傳又云臧孫奔齊

自鹿門爭門則淨門皆北門也麥雲謂臧紇斬鹿門之關出奔邾小徐以爲奔齊誤矣邾即今騶縣在曲阜東南當從何注按何氏無注今本係釋文竄入注也吏門者大事表云史門魯西門也公羊傳或曰自爭門至於吏門吏門即史門矣爭門者魯北門按魯又有雩門稷門尚門雩門宜雩壇所在兼南城西門莊十年公子偃擊宋師從雩門竊出者也稷門則莊三十二年左傳能投蓋于稷門哀八年微虎欲宵攻吳行及稷門之外是也蓋正南門亦曰高門定十二年齊人陳女樂文馬于魯城南高門外是也

魯人至今以爲美談曰猶望高子也〔注〕久闕思相見者引此爲喻美談至今不絕也立僖公城魯不書者諱微弱喜而加高子者美大齊桓繼絕于魯故尊其使起其功明得子續父之道

〔疏〕注久闕至爲喻○校勘記云毛本閟作濶鄂本喻作論蓋當時有此語作傳時猶存也○注立僖至微弱○新語至德云魯莊公一年之中以三時興築作之役規固山林草澤之利與民爭田魚薪采之饒刻桷丹楹眩曜靡麗收十二之稅不足供回邪之欲膳不用之好以悅婦人之目財盡於驕淫人力罷於不急上困於用下飢於食乃遣臧孫辰請糴于齊倉廩空虛外人知之於是爲宋陳衞所伐賢臣出叛臣亂子般殺公子

牙慶父之屬敗上下之序亂男女之別繼位者無所定逆亂者無所懼於是齊桓公遣大夫高子立僖公而誅夫人逐慶父而還季子然後社稷復存子孫反業豈不謂微弱者哉是其微弱甚也故深諱之○注喜而至其功○通義云高傒齊卿之命于天子者前閔防降書名氏耳本在字例故今進一等褒之得稱子曲禮云於外曰子注子有德之稱魯春秋曰齊高子來盟然則子為美稱凡鄰國聘問時擯者尊而不名春秋喜其有功於魯故就而進之稱子也按襄二十九年傳云許人臣者必使臣注緣臣子尊榮莫不欲與君父共之故賢高子起其美大齊桓也繁露滅國下云魯莊為柯之盟劫汝陽魯滅威主之用心如此豈不霸哉故以憂天下與之○注明得至之道○校勘記云閩監毛本此下有鹿門魯南城東門也八字係釋文竄入鄂本無之十行本雖有此八字而加○以別之則不以為注也舊疏云凡人子之道宜繼祖禰之功不絕之今桓公繼于魯正得續父功德之義故尊其使而稱子耳言明其得人子繼其人父功德之道也按疏語不明意謂聖人重繼絕世父子相繼曰世桓公立僖存魯得繼絕世之道也

十有二月狄入衛疏衛世家云懿公即位好鶴淫樂奢侈九年翟伐衛衛懿公欲發兵兵或畔大臣言曰君好鶴鶴可令擊翟於是遂入殺懿公通義云左傳曰衛懿公及狄人戰于熒澤衛師敗績遂滅衛而經但言入衛則公

羊子謂爲齊桓諱者信矣

鄭棄其師

鄭棄其師者何〔注〕連國者幷問稱國〔疏〕注連國至稱國○傳不直言棄其師而曰鄭棄其師故解之　惡其將也〔注〕以言棄師〔疏〕穀梁傳曰惡其長也注長謂高克也兼不反其衆則是棄其師也彼疏云爲惡高克不顧其君又責鄭人不反其衆故經書鄭棄其師也何云以言棄師爲惡將謂鄭惡其將爾非謂春秋惡其將也　鄭伯惡高克使之將逐而不納棄師之道也〔注〕鄭伯素惡高克欲去之無由使將師救衛隨後逐之因將師而去其本雖逐高克實棄師之道故不書逐高克舉棄師爲重猶趙盾加弑也不解國者重衆從國錄可知繫閔公篇于莊公下者子未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傳曰則曷爲於其封內三年稱子緣孝子之心則三年不忍當也〔疏〕禮記聘禮云使者歸

及郊請反命鄭注引作使之將兵彼釋文以爲兵則後加字
易林師之睽云清人高子久屯外野逍遙不歸忘我慈母○
注鄭伯至而去○左傳鄭人惡高克使帥師次于河上久而
不召師潰而歸高克奔陳鄭人爲之賦清人詩鄭風序云清
人刺文公也高克好利而不顧其君文公惡而欲遠之不能
使高克將兵禦狄于竟陳其師旅翺翔河上久而不召衆散
而歸高克奔陳○注其本至爲重○詩序又云公子素惡高
克進之不以禮退之不以道危國亡師之本也棄師之道也
穀梁注高克好利不顧其君文公惡而遠之不能使高克將
兵禦狄于竟陳其師旅翺翔河上久而不召衆將離散高克
進之不以禮文公退之不以道危國亡師之本杜云刺文公
退臣不以道危國亡師之本皆本詩序爲說故舉棄師爲重
不書逐高克也繁露竹林云秦穆侮蹇叔而大敗鄭文輕衆
而喪師春秋之敬賢重民如是說苑君道篇云夫天之生人
也蓋非以爲君也天之立君也蓋非以爲位也夫爲人君行
其私欲而不顧其人是不承天意忘其位之所宜事也如此
者春秋不予能君而夷狄之鄭伯惡一人而兼棄其師故有
夷狄不君之辭人主不以此自省惟既以失實心奚因知之
故曰有國者不可以不學春秋此之謂也按說苑此言可補
三傳之闕不書鄭伯棄其師而鄭棄其師與晉伐鮮虞鄭伐
許同辭明爲狄鄭之義此文主讓棄師不爲惡高克言高克
不足惡也○注省趙盾加弑也○宣二年書趙盾弑其君不

書趙穿但舉弑君爲重猶實逐高克舉不書而書棄師亦舉
棄君爲重也弑闕監毛本同十行本弑作殺○注不解至可
知○何意言重衆故舉國明爲從國體錄故傳不解書鄭義
也○注繫閔至之道○校勘記云按干當作於漢書藝文志
公羊穀梁二家經及傳各十一卷者繫閔公篇於莊公下故
也宋王儉七志梁阮孝緒七錄皆云何注十一卷皆以閔附
莊也唐石經於閔公傳末題春秋公羊卷第二於僖公第五
之下附注卷四蓋據晉宋古本皆十一卷按漢志春秋古經
十二篇經十一卷漢世以公羊爲今學故直稱經十一卷古
經十二篇蓋劉歆以祕府古文書之或析閔公爲一篇非眞
古本也志又云公羊傳十一卷穀梁傳十一卷鄭氏傳十一
卷夾氏傳十一卷公羊顏氏記十一篇皆依經分篇明閔公
附於莊篇末也隋志有吳士燮春秋注晉王愆期公羊注何
係十一卷三年無改見論語學而篇大戴禮本孝云孝子父
死三年不敢改父道皋侃論語義疏云或問曰若父政善則
不改爲可若父政惡惡教傷民寧可不改乎答曰本不論父
政之善惡自論孝子之心耳若人君風政之惡則冢宰自行
政若卿大夫之心惡則其家相邑宰自行事無闕於孝子也
宋氏翔鳳論語發微云道紹也三年無改於父之道謂繼懷
爲政者也若從言父之教子其道當沒身不改難以三年爲
限惟人君治道寬猛緩急隨俗化爲轉移三年之後不能無
所變易然必先君以正終後君得有諒闇不言之義苟失道

而死則爲誅君其子已不當立何能三年無改也論語微言與春秋通明三年無改之道以示繼體爲政之法而孝道以立○注傳曰至當也○文九年傳文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二百十五終

子汝棻校字

門徒陳慶年參校